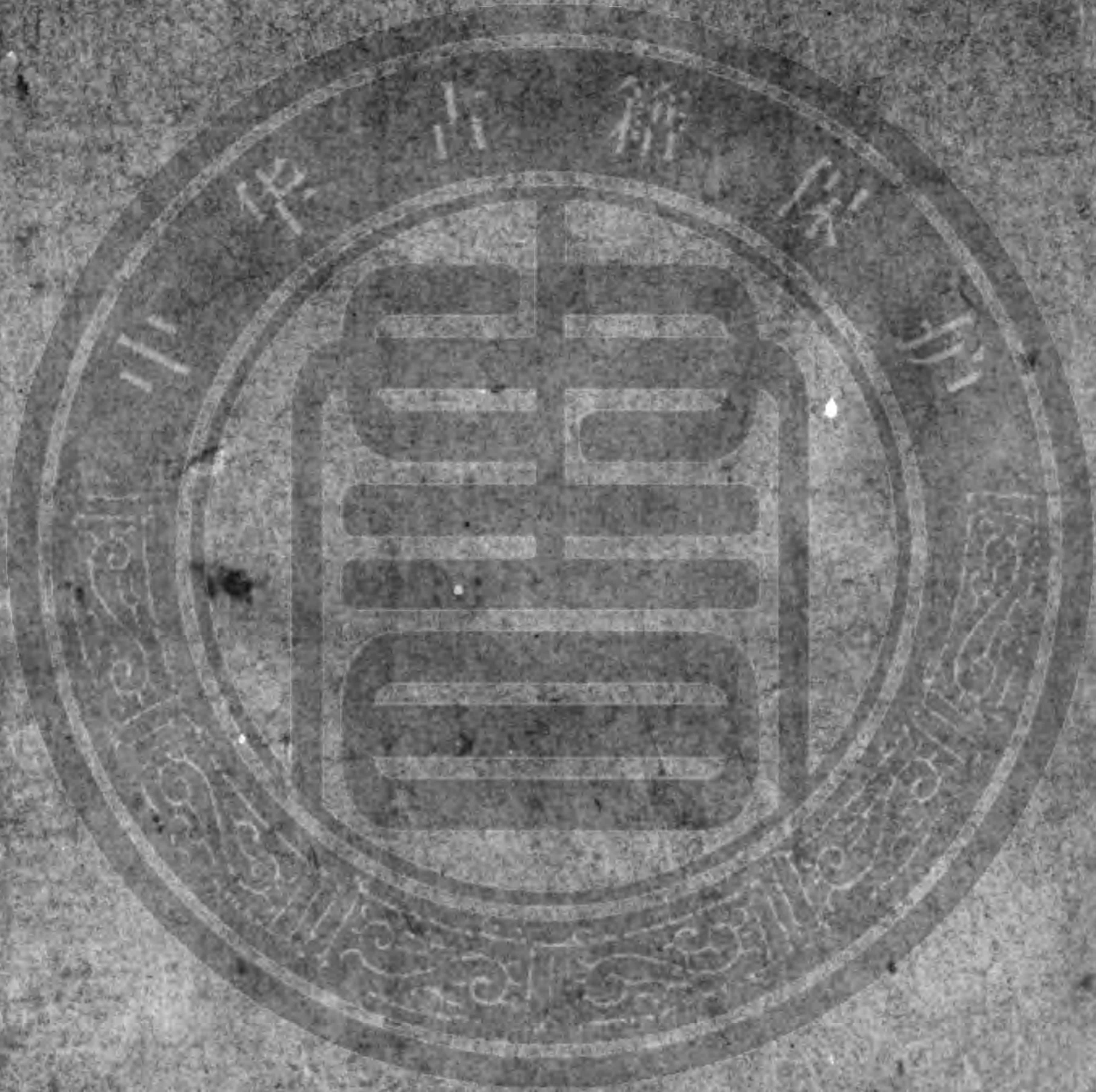


文
286242
34



石經閣初集

程中溶書





予比年遊浙中恒得直諒多聞之友相從講說古之爲文之道而嘉興馮柳東尤獲亟見云先是柳東由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福建將樂縣知縣已而有所不樂復改授校官之職今爲寧波府學教授直予方客鄞縣署中而錫山汪寫園工部來爲月湖書院山長三人者未越月踰時卽相見見則各出其所得於古人者以相質寫園論文有高識然不輕作柳東則爲之甚勤旣脫稿輒就予商摧可否柳東聞見該博於諸子百氏之言靡不周覽所著若三家詩異文疏證石經補攷已著錄於學海堂經解續編至於爲古文則惟恐其有歧途之惑也而汲汲焉切磋究之予故以愚直聞於友朋間不解飾僞柳東不以是棄予而辱收之交遊之中予何敢少有隱

匿不盡輸其向所得於古人者以相告耶柳東考訂之文突
過其鄉先輩朱錫鬯近復從歸震川方望溪姚惜抱諸家以
上溯唐宋作者推而極之至於司馬子長揚子雲故其文進
而日上且將度越南宋諸公矣雖然山之起伏水之瀾漫龍
蛇之蜿蜒風檣陣馬之迅疾其境將何以遇之敢以是質之
柳東兼訊寫園其必有以告我也宜興吳德旋

余主講月湖書院之明年庚寅春會嘉興馮柳東以校官來
甬中兩人者蹤跡相近神相浹也一見卽得讀所爲勺園詩
愛其樂志養親軒墀井臼間粲倩益溢灑然不願倖耀取榮
名也先是柳東由庚辰庶常出宰閩中上事兩月耳一日聞
太安人病遽引疾乞休時制府趙公中丞今宮保孫公惜其
才堅畱之不可觀其心若旦暮得抵家見其親雖取咎大府
無憾者歸數年滄澹不給宮保孫公敦促赴閩謀起之且謀
薦入內廷供奉官柳東力辭廼畱閩修鹽法志數月又成閩
中金石志而去柳東自未通籍時著書已滿家近得專力於
學方將作爲一經自力以致必傳於後造物所以成就之者
庶其在此不然就令出入清秘藉藉承明著作才其表見自

必有異然鬱鬱京洛能歲時涉江奉堂上歡若是耶昔韓文
懿公稱秀水朱錫鬯以七品官假歸著述息迹駕湖鶴渚卿
曹莫及焉古今來學得於已信有不以彼易此者柳東習於
其鄉先達出處文章隱隱符合比年與吾鄉仲倫吳君交作
爲文益淳古淵雅方湖望溪震川而上之以蘄至於唐宋諸
大家其所詣正未有已也所著書已刻者石經補考十二卷
三家詩異文疏證九卷金石綜例四卷清芬集八卷曝書亭
外集八卷石經閣詩畧五卷小橋李亭詩錄二卷拜竹詩龕
詩存二卷文集八卷種芸詞二卷釣船笛譜一卷象山縣志
二十六卷未刻者論語異文十卷玉臺書史補六卷閩中金
石志十四卷福建鹽法志三十卷梅里詞緝六卷金屑錄四

卷石餘錄四卷梵雅一卷酌史巖撫譚十卷道光辛卯十月
錫山汪士侃拜敘

石經閣文初集總目

嘉興馮登府 雲伯



卷一

說

考

序

卷二

自序

卷三

記

書

卷四

碑

傳

卷五

墓誌銘 銘

卷六

書事 書後 跋

卷七

跋

卷八

跋

石經閣文初集目錄

嘉興馮登府 雲伯

卷一

說 考 序



不自暇齋說

勺園主人新其靖居恭學之室顏之曰不自暇爲之說以自
儆焉

晝而與夜而寐愚人也出而作入而息衆人也朝而乾夕而
惕學人也君子之爲學也其用志也篤其致力也勤其程功
也出其進業也速自一朝以至終日自一日以至終身叢叢
乎其畏諸孱孱乎其守諸芴芴乎其孰始欲有所適而沿而
不窮也昧昧乎其孰止欲有所進而造而不及也一出言而
不敢忽一舉動而不敢媮不惟不敢亦不暇故荀子修身曰
人之多暇日者其出人也遠矣淮南子說山曰謂學不暇
者雖暇亦不暇學矣人生不過數十寒暑短促者三四十年

深長者亦七八十年少而嗜欲攻於外心志惰于中遂於誣
罔無悲之事以環其私者惰然而已矣及齒危髮宣歲月不
居神明亦去頹然而已矣中間能盡意于學者不過一二十
年耳而此一二十年間有功利祿之謀有貧弊寒饑之累
有親戚妻子之養有死亡疾痛之感得盡意於學者又不過
數年耳惟豪杰竒偉有志之士無功利祿貧弊寒饑親戚
妻子死亡疾痛之擾而惟學之務其用志篤故其祛欲也盡
其致力勤故其窮理也深其程功密故其存養也邃其進業
速故其收名也遠少而諷誦壯而論議老而教誨夫而後可
循循焉蘄至於學人寧有一日之暇哉孔子曰夫我則不暇
聖人且猶不敢暇學爲學人而求自暇不得爲學人矣不得

爲學人其求爲衆人得耶夫終身戚戚而惟見其不暇俯仰
一世而惟見其暇者是其人果學焉否耶

吳德旋曰在習之介甫之間

毛詩假借字攷

詩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字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比方音類趣於聲之所近而已不明乎此而強爲之解則窒而不通習於俗學偶舉本義則茫然莫識學者之大病也如詩報我不述韓作術薛訓法術之術聊樂我云韓作魂薛訓神魂之魂譖始旣涵韓作滅薛訓少滅之滅在此無斃韓作射鄭訓射藝之射皆昧於古今通假之原而望文生義在漢大儒尙有未盡通曉者矣毛公作詩傳遇假字多易以本字訓之康成乃爲改讀皆其例也今以毛詩攷之如是刈是獲之獲爲鑊之假借害澣害否之害爲曷之假借云何吁矣之吁爲忤之假借桃之天天之天爲杙之假借灼灼其華之

灼爲焯之假借公侯干城之干爲扞之假借怒如朝饑之朝
爲朝之假借麟之定爲顛之假借予以湘之之湘爲勗之假
借何彼穠矣之穠爲莪之假借逝不古處之逝爲逮之假借
于嗟洵兮之洵爲覓之假借既詒我肄之肄爲勦之假借飲
餞於禰之禰爲坭之假借不瑕有害之瑕爲遐之假借室人
交徧摧我之摧爲謹之假借新臺有泚之泚爲玼之假借新
臺有洒之洒爲陵之假借燕婉之求之燕爲嬾之假借素絲
祝之之祝爲織之假借傳祝織也言采其蟲之蟲爲齒之假借綠
竹爲菴蕩之假借綠竹如簣之簣爲積之假借有匪君子之
匪爲斐之假借赫兮咺兮之咺爲宣之假借會弁如星之會
爲膾之假借碩人之邁之邁爲窠之假借碩人之軸之軸爲

迪之假借

傳軸進也

鱣鮪發發之發爲鱖之假借庶姜孽孽之孽

爲讞之假借庶士有揭之揭爲仡之假借無與士耽之耽爲
媿之假借信誓旦旦之旦爲怛之假借能不我甲之甲爲狎
之假借火烈具舉之烈爲列之假借具爲俱之假借抑鬱弓
思之鬱爲輶之假借山有扶蘇爲扶胥之假借彼狡童兮之
狡爲姣之假借人實廷女之廷爲誑之假借子之還兮之還
爲媿之假借俟我於著乎而之俟爲埃之假借折柳樊圃之
樊爲藩之假借弗洒弗掃之洒爲灑之假借見此祭者之祭
爲歆之假借苟亦無信之苟爲果之假借載獫狁驕爲獨獯
之假借蒙伐有苑之伐爲厭之假借有紀有堂爲有杞有棠
之假借晨風之晨爲鷓之假借子之湯兮之湯爲蕩之假借

彼美叔姬之叔為淑之假借正義作淑姬可與晤言之晤為選之

假借九月斷壺之壺為瓠之假借勿士銜枚之枚為微之假

借傳枚微也謂軍事微密四國是皇之皇為匡之假借外禦其務之務

為侮之假借飲酒之飲之飲為醞之假借俾爾單厚之單為

賈之假借如日之恒之恒為繩之假借孔燕豈弟之豈為愷

之假借匪陽不晞之陽為暘之假借厭厭夜飲之厭為惜之

假借小戎亦然一朝右之之右為侑之假借帛芘央央之央為英

之假借方叔涖止之涖為逮之假借其祁孔有之祁為慶之

假借儻儻俟俟為駉駉駉駉之假借可以為錯之錯為厝之

假借在彼空谷之空為穹之假借秩秩斯干之干為澗之假

借傳干澗考槃在澗韓詩作干君子攸芋之芋為訃之假借如鳥斯革之

革為鞠之假借載衣之裼之裼為襜之假借衆維魚矣之衆

為蠓之假借節彼南山之節為截之假借四牡項領之項為

洪之假借傳項大也悠悠我里之里為痺之假借題彼脊令之題

為隄之假借哀我填寡之填為疹之假借宜岸宜獄之岸為

犴之假借居河之麋之麋為澹之假借祗攬我心之祗為疵

之假借無將大車傳疾病也此傳易說祗病也猗于畝丘之猗為加之假借百

卉具腓為俱痲之假借鮮我方將之將為壯之假借我孔熯

矣之熯為難之假借如茨如梁之茨為積之假借以我覃耜

之覃為剡之假借之屏之翰之翰為幹之假借傳訓摧之秣

之之摧為莖之假借賓載手仇之仇為勑之假借曷予靖之

之曷為害之假借臺笠緇撮之臺為登之假借綢直如髮之

綢為稠之假借傳訓采綠之綠為菘之假借其葉有幽之幽

為黝之假借傳幽黑視我邁邁為怵怵之假借陳錫哉周之

哉為載之假借造舟為梁之造為舳之假借其會如林之會

為膾之假借涼彼武王之涼為亮之假借球之師師之球為

藁之假借傳揀左右趣之之趣為趨之假借追琢其章之追

為彫之假借瑟彼玉瓚之瑟為璵之假借串夷載路之串為

慣之假借築城伊洑之洑為湫之假借或春或掄之掄為胥

之假借烝之浮浮之浮為焯之假借假樂君子之假為嘉之

假借何以舟之之舟為舳之假借傳帶取厲取鍛之鍛為礮

之假借止旅迺密之密為宓之假借苒鞠之卽之苒為汭之

假借洄酌之洄為迴之假借俾爾彌爾性之彌為彌之假借

民之方殿屎為唵呀之假借天之牖民之牖為誘之假借及

爾出王之王為往之假借亦孔之僂之僂為矣之假借如惓

如焚之惓為炎之假借往迓王舅之迓為已之假借愛莫助

之之愛為夔之假借傳隱淮夷來鋪之鋪為痛之假借召公

是似之似為嗣之假借徐方繹騷之騷為慄之假借時維婦

寺之寺為侍之假借潰潰回遘之潰為憤之假借繼序思不

忘之序為緒之假借狄彼東南之狄為鬣之假借實始翦商

之翦為戩之假借傳翦既戒既平之戒為艘之假借傳戒至

艘至也齊也此類未易縷舉文字之所以有異同也學者以聲求

義以義攷文詳審而會通之則爾雅說文引經之例一以貫

之矣

李金瀾消夏吟序

詩者其性情之深乎人之性不甚相漓也人之情不甚相背也特無以感之則人各適其性而無以洽也人各適其情而無以通也天下之易感者莫如詩矣我於金瀾之消夏吟見之金瀾以明經司訓括州在萬山中四方游士所不至其風俗儉陋而少文官斯土者恒鬱鬱不樂久居自金瀾之來道日以廣交日以衆弟子日以親蓋金瀾固詩人也其意念之悱惻言論之虛粹文章學問之深邃爾雅有以推揚其氣類而又樂道人善後進少年一才之長一言之美必誦于人而稱述不去口以故人多就之居既久所交接漸多山川清美之音風雨歎歌之樂其離合聚散存亡欣戚之端皆寓之于

石經閣文集卷一
詩是故讀其詩而其人可知也思其人而其詩可見也詩之相感爲無窮哉夫自昔豪傑奇偉之士舉凡富貴利祿無足以動其心而留連往復恒感激流涕于知己之一言有不知性之何以洽情之何以通者此非言說所能喻而人地所可限也惜也以金瀾之才天僅畀以間散之秩置之荒山穹谷中而一唱百和猶能宣幽振滯發抒賢士大夫之志氣以是知儒者有轉移風俗之權詩之感人至速而教易行也然則金瀾亦可無憾也已

阮梅叔珠湖草堂筆記序

余疋不律謂之筆律卽聿卽曰爲適之通假聿所以書也曰所以言也適所以述也宋人說部曰筆精曰筆讀曰筆記皆此義也其或根道核藝發宣賢喆或曰聞星譜取証稗史或茶錄爵媵懷知眷舊或却掃避暑譚言野語體非一致簡各有寓資暇聽妄昔賢尙焉同年丈阮梅叔以節相之愛弟屏榮艷平蕪之習笠織蕭然舊居在甓社三十六湖之水滙焉魚鳥如養煙波瀾渺中有草堂曰哦其間主四方之賓客一時轂交蹄劇皆願綴於門闌之遊暇取平日聞見及友朋贈答之文緝爲珠湖草堂筆記積之有年將付剞劂而郵余序之余惟昔周益公功垂竹帛文高一代其弟光遠隱居遯跡

著書自樂而唐之三楊兩暢二賀其文藻皆以兄弟著名今
吾師雲臺宮保孳經室集海內奉爲圭臬是書出當與定香
亭小滄浪諸筆談並傳豈第資搜聞周見之助也哉顧念與
梅叔別將十年所曩時敝驢京國道出淮南酒德琴心懽饌
無極日月云邁不復追憶今重省覽歷歷如昨暮事而余與
梅叔皆非少壯時矣佗日一舸渡江訪艸堂于釣車魚砭之
間話雷塘之雨題邗上之襟余固主客圖中人也劇談之樂
當繼康駢而錄也已

吳德旋曰文格似元次山

鄭耐生文抄序

人必有古人之性情古人之才識而後能爲古人之文能爲
古之文其必不合于今之人矣耐生少習舉子業旋奔去爲
人斫絜不爲世所悅人恒怪而笑之時時學爲古之文出以
示人人益怪而笑之余之得交耐生自識吳君仲倫始吳君
今之爲古文而工者也三人者亟相見必以文之得失切磋
究之久之而文不加工也然于學若有所得焉又久之而仍
若有所失焉夫前之以爲有所得者乃幾于失而一無所得
者也後之以爲有所失者是將有所得而惟恐失之也學問
之道始患其不好也繼患其不力也終患其不成也旣好矣
力矣則旣獲其塗矣獲其塗而趨之積漸以求之優游而涵

石經閣文集卷一
九
養之其于道也幾矣耐生之文其合道與不我不敢知繼自
今其務盡于學爲之不已吾見性情才識日與古人近而人
之怪且笑者之日多也

陳石士先生日道折似半山

張浣秋于役吟序

詩本性情各適所近而得其正而已無貴乎言派也惟西江
則不然呂居仁集二十五人之詩爲江西詩派以黃魯直爲
宗後之言詩者宗之張浣秋大令西江產也長于吏條所至
有惠政夙工詩暇出其轉餉楚北之作見示其詩婉篤摯至
搜鬢情狀雖使山棲巖處之士爲之或未能逮而得之風塵
鞅掌之餘洵才之能及其餘者已顧昔姜堯章生番陽而常
客沔其言滄浪之煙雨鸚鵡之草樹頭陀黃鶴之偉觀郎官
大別之幽處無一日不在心目間君之行邁於此初無守土
之責宜其有山川之樂矣而赴召性靈發端造境於江湖蕩
析離居之感每低徊歎息不能已以此徵君平日仁愛之心

石經閣文集卷一
無須與去懷使卽君之詩施之于政宜無不達之患矣若區區以歸風合雅論流派於陳無已韓子蒼之間固不足論也
陳石士先生曰文境似晁補之氣味則從六一得來

張夢廬閩遊草序

張君夢廬具嶽崿歷落之才以詩名梧桐鄉三十年矣既而有所不樂也乃遷其術而以醫名既而又有所不樂也托於遊而仍以詩名性愛佳山水會我師孫文靖公疾有以君名荐者慨然作海嶠之行至則疾不可爲矣爰遍尋三山七塔諸勝留兩月而歸大雪度仙霞關上子陵釣臺煙雲噓吸之氣江山清美之華窮竒涉嶽一寓之於詩自編爲閩遊草夫以君之才之學固不屑以詩名又豈願以醫名者類不得已而有所托焉者也今年來甬上同人爲食閭以謀之梓而俾余序之余嘗兩至閩所歷山水與君同而得詩甚少往與文靖公遊極文讌倡誦之樂今讀泰雲堂遺集情景如壘日事

石經閣文集卷一
而頓有木壞山頽之感誦君哀挽諸作益令我懷知思舊不
置也已

吳德旋曰辭短韻長言外有餘味

一枝巢詩序

老友周子艸庭以名孝廉司訓奉化居萬山中地遶而土瘠
三旬九食處之若素爰取蒙庄語以一枝巢顏其舍而卽以
名其集焉余先後來甬上以詩筒相讐柞六年於茲矣未嘗
至所謂一枝巢者欲記之而未得其所言也夫天地之大
四海之廣山川萬物之賔賔凡變以吾一身蝨乎其間固藐
然小矣而無在不可托其跡而安其居如蟪蛄之栖乎蚊睫
蜘蛛之隱乎絲網也蓋人情每厭乎其勞而欣乎其逸宮室
車馬飲食衣服生而有之亦生而享之一不得志有求之終
生而不遂者則何如一枝之隨遇而足耶彼夫朱門畫戟高
堂邃櫬亭臺池沼之侈回顧打頭之屋鑿坏之居殆不可以

終日顧抗塵走俗拂性苦形栖栖不皇寧處曾不獲繩床疏
簟借一日之間又或疏胥江湖曳裾公卿之門強顏諸侯之
客轉徙流離既倦而不得息我不知人之居此世者果何爲
也耶嗟乎人生如寄耳况傳舍乎方君之未來其巢故在及
君之既來或君之復去巢猶是也人之托而處焉亦適然遭
之而已矣昔杜少陵奔走天寶間三徙不改高齋而致慨於
鷓鴣之寄李沈不治居第而巢林自足古人固安之於艸庭
何恨抑我聞艸庭家吳興有田在金蓋南山水清美足以粗
給今舍其田圍家室以孤旅於此宜有不屑鬱鬱久居者而
乃於茲焉將以終老作爲歌詩清微澹遠翛然塵壒之外我
知艸庭隨遇而安亦如卽且甘帶鴟鴞者鼠各視其性之所

欣厭而一任雞蟲之得失也已艸庭曰是我志也遂書之以
爲序

送鄭耐生東游序

余少好游多賢豪長者交吳越齊魯燕趙之邦靡不至也中年以後宦輒奔馳栖栖江海今則求息於此敷門掃軌跬步不離戶限日月不居忽忽五六年而余將老矣平居所往還者不過數人獨與耐生交爲深耐生喜爲古文其論說與余合言呐呐然未嘗臧否人告亦未嘗不忠久而性情逾合也以耐生之窮時過余余竊以相聚爲樂今則又將去我遠適二千里外因其親耐生將不窮於老矣余能無戚戚耶雖然余不能以私留也子行矣北渡大河南望徂徠新甫東攀天門日觀訪七十二代封禪之故墟西尋濟源問遺老傳經之地當必慨然思宇宙之大山川陵關之壯風雲日月之變幻

不絕閣文集卷一
發爲文章以求合乎古聖賢垂教用世之旨使道日進乎高明學日離乎卑近耐生勉乎哉魯多君子茲遊之樂殆無窮也已于其別遂書以爲序

吳德旋日海峯集中最醇雅之作

送方子春會試序

朔風蕭蕭平沙千里無寸草積雪照曜山谷策蹇騎敝車躑躅於道路饑則啖生餅馬嚼殘苜倦則土床蘆坑瓦燈熒熒冷風吹破壁有聲甫攤衾而荒鷄催啟行霜月滿地人影瑟縮老僕僵走疾趨惟恐後此亦行役之至苦者也而人顧甘之何也以利祿之心中之也子春方子五上春官不第今壯且衰矣過余言別曰余與子十年以長子當余之年早成進士入翰林膺民社今且優游奉母擁爐披裘不知門外風雪幾於歸田之樂矣而余尙以升斗之祿衝冰雪走三千里外饑寒漂泊無定所以此視彼其難易得失相去何如耶余曰子之言是也其志則非也夫君子亦求其在我者而已矣於

石經閣文集卷一
我心所當盡我力所當竭苟求之而未得雖高車駟馬極人世富貴之榮而于我何加苟求而得之雖君相不見知爵祿不我與而於我何損子今者亦求其在我者慎所得而守之不失則見爲難而易者至矣世俗之利祿何有焉方子曰唯遂酌之酒書其言以爲別

吳德旋曰絕似海峯佳作而議論之醇實過之

石經閣文初集目錄

卷二

自序

嘉興馮登府 雲伯

漢石經攷異自叙

後漢熹平四年詔立石經於太學據靈帝本紀及儒林宦者
二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以爲六經隋經籍志又以爲七
經俱非也中郎以小字八分書丹使工鐫石儒林傳序以爲
古文篆隸三體者亦非也三體乃魏所建也 本朝顧亭林
朱竹垞萬季野全謝山諸先生言之詳矣近翁覃溪閣學石
經殘字攷亦備載原委而於古今文異同之辨則俱畧焉攷
漢石經尙見於唐書藝文志張參據以校正五經文字當時
雖非完本而卷帙尙多惜未及詳載經文僅存字體七十餘
字中惟柈指牆喬祭寤寐宜明赫青頓眾施平荅等字屬隸
變餘竝同正文而章句無可綴屬矣至五代後散佚無存其

遺字僅見於宋洪适隸釋黃伯思東觀餘論而已今援隸釋例彙爲攷異一卷其有義無可通謹闕以俟有散見他書爲洪黃所未見者旁證以補之至呂氏讀詩記所載石經如江有涇擊鼓其鑿僂而不見檝檝女手挑兮岷兮芄蘭之枝民之僞言等文皆見說文於石經無所據恐出董氏私見惟子衿佻佻尙可攷至任啟運謂論語有婦人焉漢石經佻般人更屬臆說又廣韻四十五厚斗字註說文佻𠄎石經佻斗當是漢石經一切經音義卷七大般泥洹經云宴石經爲古文燕同莊氏所謂漢石經也然無經文可釋附記於此

魏石經攷異自敘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東魏末武定四年八月自洛陽徙鄴半沒於河陽晉書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立石經轉失淳法魏書江式傳傳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正許氏字指八體六書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余案一字石經者蔡中郎書也魏始具三體隋志所傳一字乃三字之誤據恒傳亦非邯鄲淳書乃敬侯也衛恒書勢亦不言淳書當得其實則隋志魏書不足信耳其遺字載於隸續者左傳古文三百有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文二百九十五

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中有尙書文二百八十八字亦不僅左傳也外此如皇祐間洛陽蘇望氏所刻凡文八百一十九名曰石經左傳遺字卽繇續所據以載者慶厯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收石經數十字不出乎此至明所傳正始石經爲豐坊僞譌其餘遺文不概見矣嘗讀郭忠恕汗簡所錄石經多古文卽正始本其畧敘曾言之雖忠恕間有僞說而此石經諸文證之羣書皆合有足補番陽所未及者但於經文已無可分屬特爲標出以俟世之嗜古者得所攷焉

唐石經誤字辨自序

嘉慶庚午春余旣箸漢石經異文攷二卷辛未又成魏石經攷二卷蜀石經攷二卷夫中郎石刻漢學之最古者也厥後傳刻旣繇古今文亦少屢襍惟開成去古未遠猶爲純葡狀幾經後人之手一誤于乾符之脩改再誤于後梁之補栞三誤于北宋之添注四誤于堯惠之謬作狀尙可曰校勘之功分別之至俗所傳裝潢本取明版本剪綴爲之乃不可復別矣顧氏亭林曾客西安親撫石本校正其誤字及文異義同者箸于金石文字記中其間所摘誤字有不盡誤者乾隆五十六年奉

詔刊立石經多从唐石經以正監本佗如錢竹汀王西莊翁

石經傳文集卷之二
三
覃溪諸先生亦曰顧氏所勘未盡砬有訂定未見成書爰授
羅坵益會最此卷屬我友李君貽德披勘焉非敢妄議其人
亦聊曰存愚者一得云尔

蜀石經考異自序

後蜀石經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
尔正孟子凡十三經呂陶謂九經者非也其書丹周易楊鈞
孫逢吉也尙書周德貞也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也周禮孫
朋吉也孝經論語尔正張德釗也三傳不誌何人書悉遵太
和本與唐版本時有同異其相母昭裔獨辦之刊石成都學
宮刊始於廣政元年厯八年而以次告成春秋三傳至宋皇
祐元年九月始訖工宣和五年益帥席升猷刻孟子乾道六
年晁公武刻古文尙書皆謂之蜀石經經皆有注尤傳詳備
晁氏云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
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傳四十

六科公羊二十一科穀梁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尔
正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註不同者尤多洪文敏謂字體
清謹有正觀遺風南宋時猶存宋儒引經竝據此本與小字
本岳珂本往往相合元明無稱之者殆亡於嘉熙淳祐以後
也其間遇唐諱皆缺筆沿開成本也察字祥字缺筆則避本
國諱也按知祥父名道此刻屢見不諱蜀檇机云名獻則歐
史作名道誤也知字不諱二名不偏諱之義也石經揚本罕
有流傳曹能始四川名勝志言合州賓館有石經禮記數段
當卽蜀本今亦無考惟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禮記檀
弓孔子過泰山側聞婦人哭于墓使子貢問之今本作子路
又祭義濟濟者容也容以遠王肅容也作客石經皆作客並
指蜀刻而禮記殘本不可得見矣朱子儀禮通解間有引證
厲樊榭丁龍泓全謝山諸人曾見毛詩二卷乃廣仁義學所
遺僅著輞饑異文未及詳攷近王氏昶金石萃編及嚴氏杰
載毛詩殘碑已佚第一之上半卷錢氏大昕又得左傳昭二
年殘揚趙氏魏又得周禮夏官殘本各有著錄異同之釋從
畧焉余彙諸宋本明監本毛本以石經校之頗有足証版刻
之譌者雖未見全經亦差可埒公武攷異之末後之言廣政
石經者不無小助云爾

北宋石經攷異自序

世知有一字三字石經而不知有二字石經李壽長編載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宋史北宋篆石經有謝餽張次立楊南仲皇姪克繼等或賜銀幣或賜出身周密雲煙過眼錄記嘉祐石經云羅壽可游汴梁太學九經石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朱氏經義考据安世鳳說謂金耶律隆曾修之至明已殘斷不完全氏祖望所謂未見隻字者也彭尙書元瑞曾得周禮殘本凡十二葉三百五十四行惜僅載起訖不復考証同異惟吳山夫金石存載顏賈親向開封府學搨得嘉祐石經尙有周易二碑存升困革鼎未

濟五卦及繫詞前七章尙書三碑存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
縢康誥酒誥七篇迨畢尙書沅撫中州詢之開封學官碑已
無存惟陳留僅存周禮卷一及卷五中數石而已錢氏大昕
金石文跋尾所言亦同彭本此卷余從孫茂才衍慶得之共
二百六十九行較彭所得本少八十三行以兩本互校之凡
周禮卷一及卷五卷六中所存殘字有出於畢尙書所見外
者又從方大令履籤得禮記檀弓殘碑脫本方氏尙有易書
二殘本云得之開封府學新出土者惜未及寄而歸道山矣
石經古文並足証刊本之誤因據汲古閣本參校畧釋同異
以補向來言石經者所未及云

南宋石經攷異自序

宋自至和刊立二體石經南渡播遷淪沒鴻水高宗定鼎臨
安方幾之暇留意翰墨嘗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寫經紹興
十三年以次頒所書書易書詩左傳四經刊石十六年又
書論語孟子皆付之石立於太學至淳熙四年建光堯石經
閣置碑其中重勒高宗御筆行書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
五篇以補禮經之闕玉海言之詳矣宋亡幾遭楊禔之厄元
明間屢經徙學移碑遂有殘缺今杭州府學所存碑八十六
石諸經皆非足本禮記僅存中庸片石證之明楊一清所記
碑目尙符朱氏彝尊所謂八十七石者誤也紹興至今六百
餘年而碑之漫漶已如此當時所頒州學者散佚已盡卽宋

揚流傳好古家絕不可得今就所可識者考其異文間采遺
字之見于他書者補之有足訂今本之譌見宋槧之善亦世
之言石經者之一助也

國朝石經攷異自敘

石經肇始于漢歷代相承率多殘泐惟唐石經至今尙存最
爲完備然亦有補刻之譌我

高宗純皇帝於乾隆五十八年 詔刊十三經於太學卽長
洲蔣衡所書勘定立石依開成石經參以各善本多所訂正
彭尙書元瑞曾撰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證校正所自當時因
急於告竣未及盡改迨我

仁宗睿皇帝嘉慶八年尙書奏請重修於是復 命廷臣磨
改以期盡善故前後搨本不同茲從改定石本以各石經洎
宋本考證明闡監毛本之譌間采提要及阮宮保元十三經
校勘記以覈其同異其間爲版刻相沿之誤或虛字增損無

關義理者從畧焉草野寒儒不能家置石刻得此一編而披覽之由是以見

聖朝之扶翼經訓有迥軼於漢唐諸刻者實可定一尊而別黑白爾

漢三家詩異文疏證自序

漢初傳詩者四家而魯齊韓最先三家並立學官迨毛傳行而遂微齊亡于魏魯亡于晉韓至唐猶存其遺說每見于他書昔朱文公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欲寫出而未果此王伯厚詩攷所由作也顧但存條目通釋缺如蓋未成之書余稍加訂正釐爲六卷補遺三卷至異字異義其間與毛異者雖不出三家然漢儒傳授各有師承不能確指爲誰氏之說并廣爲搜采爲綜補十卷以附於後亦王氏例也夫漢魏以來諸書所引惟韓獨多而蔡邕之石經獨斷孔安國之書傳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白虎通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包咸何晏之論語並本魯詩匡衡翼奉蕭望之及景

鸞圖緯之說皆爲齊詩其古義尙可考見大約三家從今文毛從古文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字推乎通轉之原別乎形聲之始詳究乎遷移變易之得失其異者又未嘗不同也近范氏家相三家詩拾遺趙氏懷玉校韓詩外傳盧氏文昭補校詩攷汪氏照三家詩義證宋氏綿初韓詩內傳徵頗有闡發不欲爲雷同之學專疏其異以別於諸君云尔

金石綜例自序

金石之有例庸褒貶於筆削辨體制於文章爲法天下後世而傳之羨遠者也自元潘蒼厓取韓柳二家之文爲金石例十卷明王止仲廣之以唐宋十五家爲墓銘舉例四卷姚江黃梨洲以潘書未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作金石要例一卷可謂勤且備矣顧三家僅折衷於文集未及搜羅碑版唐宋人之集之文不皆施之祥金樂石者也竊謂碑誌之例當追其所自始濫觴於漢魏沿流於唐宋至元而體乃壞昔朱竹垞檢討嘗欲香隸釋隸續所載著爲例以補三家之缺而未果近人緝有金石例補猶檢討志也惟其書卷帙簡畧滲漏尙多余久有志於斯事歸田銷夏之暇盡搜商周秦漢魏

晉六代五季唐宋金石之文條入葉貫溯其源而討其流衷
其至當者成金石綜例四卷而集刻之文不與焉凡有可與
三家互證者叅之所已言者畧之庶幾貞珉之垂足以攷古
而信今而於金石之義爲不備也第荒陋寡學篋衍不富知
不免挂一漏萬之譏續有所得當入于補例云爾

閩中金石志自序

閩中古刻絕尠又僻在海瀕搜竒嗜古之士足跡罕至故見
於紀載者千餘年僅數十事而已爲此學者漁仲伯思後未
有成書

國朝開三通館取海內金石以續鄭志之目而閩刻亦畧焉
道光己丑余承乏志事開局數月各府廳縣采訪未到所見
石墨僅什之一爰廣搜羣籍仿陳思寶刻叢編及黃叔瓊中
州金石考例於未見者注明所出有原文者仿洪适隸釋錄
之次以年代自周至元得一十四卷其間有足補史乘之缺
者以跋語考證之至於碑式之豐狹縱橫書品之工拙大小
古今之存佚俟他日增益成書云尔十一月望小長蘆舊史

官馮登府記於七閩志局

論語異文攷證自序

論語異文攷證十卷余少受先太史之教退而編次者也成於嘉慶二十年後遇見督觀輒卽疏記屢有增益曾就正於孫淵如前輩謂出翟氏攷異之上亡友馬君珊林復爲校勘將付梓而無其貲也癸巳夏同年生李君昶林眎學嶺南以書索觀爰屬吳學博石華校聚於學海堂未藏工而昶林遽歸道山石華以其版寄歸僅六卷耳爲補刊存之憶予自闕憤受書先太史卽授以訓詁之學甫冠有志著述而分心于科舉之業幾十餘年通籍後得闕中秘幸不以吏條禁其心志今假一瓊求息于此庶幾媻壹于學乎顧齒髮漸頽志與歲去精神念慮已不如二十年前倘更厯如是之年當又嘆

不如今日矣是則區區進學之心深懼有負先人庭訓而故
交零落不獲相與觀厥成爲可憾也甲午十月

暴書亭外集自序

竹垞先生詩文凡三付刪氏未仕前曰文類通籍後曰騰笑
晚乃定爲暴書亭集詩二十二卷同里楊先生謙注之并輯
補遺二卷舛漏爲多未及什之一也先生五世孫墨林久欲
補輯而未果今夏乃出所藏類稿石樓漫與二集更於斷縑
零墨中共爲編輯參以文類騰笑計得往今體詩五卷而以
詞一卷文四卷附焉其間雖無歲月可稽大約未仕前之作
爲多喪亂播遷之思貧賤濩落之嘆前後數十年間時運之
不同欣戚之異致後之人將予八十卷外得所叅攷焉然則
是編也可任其逸于世而不亟爲之傳也哉或曰先生手訂
全集其可逸而逸之也子之輯毋乃非先生意乎然昔黃子

不絕閣文集卷二
三
畊有山谷別集之編施德初有東坡補遺之續皆坳全集以
行後人躋之予竊不自揆願爲先生之子畊德初云爾

清芬集自序

梅里詩海之一波也自元至今傳刻無慮數百家其總集若
李氏光基之詩鈔李氏集之詩選李氏維鈞之詩人遺集並
刻而傳之矣許氏燦詩輯最爲賅備惜未行世昔白太傅謂
詩人命蹇歐陽公謂詩人多窮豈天昌其文而厄其遇耶抑
名者造物者所忌耶皆未可知也其甚者狹廬專室之士句
鍛字鍊至項槁頂螺而不已卒以寒餓終其身又其甚者雷
電之所取兵燹之所災天又奪其幽魂沉魄投諸無繼之國
使其生平心力棄置於饑鼠蠹魚之口卽有單詞佚句流落
人間者亦僅等於秋墳之唱哀蟬落葉之流響而已是則大
可慨已歲辛巳余與香谷金君立清芬祠於梅溪禪院以祀

里中詩人無後慮未足以慰幽泉也爰於墨渝紙敝之餘搜羅叢雜仿元裕之傳例述舊聞紀軼事輯爲詩話凡得六十四家爲八卷其間遠者或數百年近亦數十年至二三良友曩時風雨往來歡歌贈答猶旦暮事曾不數年而墓有宿草繼嗣無人淒霜苦霧之辰白日黃鷄之會無復過而憑弔之而此單詞逸句流落人間有不與身名澌然俱盡者則其人之傳不傳固自有在也若滅若存之數亦聽諸不可知之天而已矣是編出世之言詩者或有取于斯

吳德旋曰曲折往復永叔神味也

唐宋詞科題名自序

古者天子自詔取士親策于廷在漢曰制詔在唐曰制舉在宋曰大科所以待竒才績學非常之人也唐始有博學宏詞之科吏部特以試選人如陸裴劉柳皆由此授官不過六七人而止非大科也其詞科之名不一至憲宗定爲四科宋紹聖三年始立宏詞科不限資格凡進士及第見任職官黃衣艸澤及犯私罪情理輕者並許應詔大觀間改爲詞學兼茂宣和五年定爲三年一試所取或四人或三人二人不得逾五人自紹聖乙亥至大觀己丑共三十一人自政和辛卯至建炎戊申共三十六人自紹興乙卯至嘉定戊辰共三十八人而紹熙庚戌一科缺而不錄蓋若是之難且慎也然南渡

以來士人多專習章句之學希合朝廷意旨遂爲功名捷徑而道德之儒有不屑應是舉者矣我

聖祖仁皇帝有鑒于前明取士之失采唐宋遺意特開制科高宗純皇帝復踵行之一時廊廟山林之間碩儒遺獻應時崛起卓越名世之資扶翌興王之運魁竒閎達輝映後先卽至敷門卻聘放廢江河亦各以文章理學亮節清風表見于世嗚乎可不謂盛乎吾友李香子緝己未戊午兩科爲鶴徵前後錄若干卷其書與杭堇浦詞科掌錄全謝山公車徵士錄互有詳畧而其備一代掌故爲功甚巨惜其未溯源起爰緝唐宋詞科題名錄一卷千餘年間寥寥百十人觀于此益歎克是科者之難其才而我朝得人之慶爲亘古所未有也

重修象山縣志自序

昔李吉甫曰古今言地理者尙古遠者或摻古而畧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甚矣修志之難也象山志始于嘉靖明以來屢經續修載其目而未見其書更無論宋元舊郡志矣余以庚寅春來四明楚翹童侯以志事相屬時方奉總督孫公檄以閩志自隨并采錄天一閣書見嘉靖毛志亟假錄之復從故家訪得乾道寶慶開慶延祐至正諸志開局蓬萊山下閱寒暑而告竣童侯以瓜期將屆急于付梓梓成多所舛誤重加校正定爲二十二卷繆役心腴遂積時日其體例雖尙未臻盡善而紀事必溯其原纂言務求其要不剽竊以攘名不附會以沒實皆賴童侯虛公聽納及諸君子諮詢勤慎

石經閣文集卷之二
以克底於成其庶免吉甫之譏矣乎

梵疋自叙

梵夾之書幽隱變幻譯無定音義無定旨大致出於六朝三
唐人所船託於西域者也朱子曰維摩經是南北時一貴人
如蕭子良之徒所撰傳燈錄真宗時一僧撰上之曾令楊大
年刪過至楞嚴經唐房融襲取關尹子列禦寇二書爲之華
嚴大藏謝靈運著心經等經爲于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
府輩奉勅潤色者也以艱深文其淺陋本無足採惟華嚴字
母實開雙聲疊韻之始而應元衆經音義博引儒書以證同
聲異字訓詁家寶之江村結夏頗耽禪悅爰廣收旁行四句
之書擇其新異尤疋者錄之爲梵疋十篇香門之戶鼎陂謔
之讖記也道光丙戌頗勤窶那月歌羅菴主書

梅里詞輯自序

梅花溪三里而近江村深邃有水木明瑟之趣自明以來詞人輩出言風雅者每稱焉昔龔田居選浙西六家詞我里居其三竹垞三李先生之流風餘韻至今未沫作者遂多顧類皆江湖憔悴之士百餘年來已有姓氏翳如之歎薛丈魯齋先有詞緒之緝余更踵而增之凡百餘家各系小傳以備一鄉之樂府得慈谿葉子心水付梓以廣其傳以此見賞音不孤而闡揚先哲之意足志也至詞之流派海內知音者自能論定之無俟余之汗所好耳

玉臺書史補自序

女子能書自古爲難歐陽公謂惟房璘妻高氏石壁寺頌與
安公美政頌爾樊榭徵君集古今閨媛精畢翰者善爲玉臺
書史分宮闈女仙名媛姬侍名妓女冠靈異雜錄爲七門不
分卷目未成之書也余從武林汪氏海昌馬氏假錄之補纂
八十餘則類爲六卷條理井然墨池瓌錄之遺彤管後編之
續云尔道光九年重九用宋徐靜仙研書于八閩志局

浙江磚錄自序

古磚之錄始於洪文惠磚錄二卷其書已佚見于隸續僅永平永初謝君曹叔汝伯寧尉府靈壁而已兩宋郡縣諸志間載一二以爲希貴浙中漢魏以來碑碣無多而古塹獨夥儀徵阮節相兩浙金石志孫淵如通奉寰寓訪碑錄並錄焉近年仁和海鹽武康臨海諸邑出土累見而四明則自今發之雖殘泐不完皆兩漢六朝物也彙成一編亦足補金石之闕餘而爲磚石神君所默慰也已道光癸巳八月嘉興馮登府書於八磚五硯齋

拜竹詩龕詩存自序

昔歐陽文忠曰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于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爲有無近世人各有集家各有書而欲求所謂益者蓋寡余自束髮來卽好爲有韻之文中年乃專治經間及吟事旣以次付鋟辭官後閉門奉母遂得媻壹於讀書一貧次骨愴如也戊子秋宮保孫公以書招重遊閩嶠此邦多梨材將石經補攷十二卷續刊成復以近年猥稿析爲三卷梓之夫余之於學非有窮思甚習也非有靈篇邃宇足以凜耳疊目也特以通籍 盛際功名無所襮見草間索句報答景光而志亦未嘗不存焉其不足爲有無可知倘它日有稱之者曰生平能爲一二韻小詩而已是亦桓譚知己矣道光己丑秋八

月書於八閩志局小長蘆馮登府

拜竹詩龕詩存續序

余以庚寅春自閩至甬妄欲肆力於文積二年僅得詩百五十首編爲三四兩卷自念志與歲去五十無聞漸有積放之意流布醜拙聊續子長詒癡之集云爾道光甲午人日黃吉天風硯主馮登府書于學易菴

種芸詞自序

余幼有愁癖，耽爲側艷之辭，曾刻種芸詞二卷。通籍後，復合前後所作，重訂，仍得二卷。花塹琴雅是也。己丑客閩，平叔孫宮保爲刻釣船笛譜一卷，自來甬東，妄肆力於文，輟不復爲。自壬至甲，安居多暇，稍稍爲之，刪存得二卷。日月湖秋瑟寄江上之愁心，尋蘆中之漁父，倘有延緣鼓枻，棹明月而來乎。

石經閣文初集目錄

卷三

記書

嘉興馮登府 雲伯

小停雲山館記

筠軒州判自粵東解組歸於巾子山下得宋興賢坊舊址葺而新之有花木泉石之勝取陶泉明詩意榜曰小停雲山館以圖郵余并命記之夫人有憂患羈愁饑馱四方求一椽之息而不可得者矣卽或有位于朝極富貴利祿之榮老而思倦作爲園林旣成而不得乞身歸或僅一至焉不數年間人事變遷等于飄風浮雲之倏過者往往而有筠軒少貧窶嘗授書于外自以明經得官州判筮仕粵東聲名翕然不十年乞歸以其餘俸購書三萬卷及金石圖畫之富悉于山館貯之終日起處其中著書送老不問人世事暇則與朋舊賦詩醞酒以爲歡此其視老而不得享林泉之樂者爲何如積半

生之辛勤勞苦而今乃有之其快意不有勝於藉祖宗之業而貽子孫之謀者耶雖然寓形宇宙其跡耳古今惟名之留爲可久筠軒旣自有其名矣後之過山館者求藏書而讀之想望丰采覺淵明去人不遠若並世而生如余者乃以遠隔江海不獲時時造廬附於龐參軍劉遺民之列其爲慕望又何如他日者得以幅巾野服探天台雁蕩之竒因訪君於山中商榷經史之絕業其爲欣幸又當何如也爲之記以當息壤云小長蘆舊史氏馮登府

陳石士先生曰爾雅溫醇得力惜抱翁

月湖送別圖記

甬江之西南有月湖繚繞城市家映修渠人酌清泚十洲之景具焉其居人往往提鵬擊鷺集羣屐以爲樂而遠宦去國者托諸棹歌以寓故鄉山水之思陳君漁珊以名孝廉出宰延長於其行諸君飲餞于此惟時白露始下秋雨旣多木葉未脫涼風不波醜酒言別蒼然曰暮諸君念故人之不可留而後會之莫期也爰繪爲圖各題詩於上而督余記之夫難遇者時也易愁者別也關中去此七千餘里漁珊以莠党之才蹇然當官必有異乎俗吏之爲之者昔元次山刺道州爲民營舍給田民樂其政乃造欵乃曲俛舟子唱之取適于道路漁珊固工詩宅日政成詠歌勞苦吾知柳河圖水之間感

使君之惠必有謳吟不能忘者而君回憶故鄉山水之思亦將展茲圖而稍慰也已時作圖者某送別者某爲之記者嘉禾馮柳東登府也

吳德旋曰唐人小品

清風橋月下聽泉記

道光辛卯四月有事於蚩城自甬東山行三日抵西鄉之清風橋宿焉獨旅慙懽不能就枕啟戶出視明月滿溪泉聲從樹間出尋溪而步倚樹聽之若笙簧之竅於幽谷也若春雷之奮於穹也若足琴減瑟之悅聞根而悒悒穆穆也時羣峯臥水松潮爭鳴磯石四噓孤星獨明余嗒然有羈遊之感怡然悟林泉之樂慘然動荒率之情矣夫何地無月何地無清風而獨於此遇之其適然而遭之耶抑造物者有心置之以慰余之勞苦耶夜已申旦踏月而歸剪燈記之時十有四日也

勺園圖記

勺園主人性嗜山澤甫冠遊四方遇佳山水輒躡芒屨登攬其勝流連不忍去官京朝時塵土堀髀又未嘗不思作買山計也辛己在假崑山王孝廉學浩爲作勺園圖以寓意實未嘗有園也迨閩嶠還貧益甚奔走乞食未遑息其明年學錢之入稍給菽水貲舍後老屋數間久頽圯乃稍稍葺治之前後隙地十餘弓從里中得舊圃花石謀置之有山有坡有榭有軒有松杉有梅柳桃杏有樵李山茶玉蘭木樨石榴繡毬四時之花畧備未經斷手先定爲八景賦詩紀事仍以勺園名所以實其圖也且以宇宙之遼廓也名山大川所在皆有卽以余生平遊屐所厯山則有東岱西衡劍門霞嶺九龍白

鶴之奇水則有渤澥瓠子淮沂桑乾洞庭劍津之險然其間
洪濤巨浪之澎湃洄洑深巖絕壑之嶽巖風雨雷霆之震撼
日月之遷移以吾溺乎其中顛簸駭愕搖魂蕩魄隨乎其所
至而休焉而況乎世途之嶮更有甚者與余七十五日而去
官若泛苦海而到於岸也若墜危厓深谷之得躋於平夷也
今所食不過一粟所居不過一廛小邱卷石雜花野竹以吾
身徜徉嘯傲其間無他思慮營營之擾其視世之汨沒者雖
均之未免有所待而其取之也不貪故其用之也不竭江湖
之浩蕩鷗鷺之間適須於此足吾欲焉則天地間何在非園
亦何在非佳山水也一勺多乎哉於其落成也自爲之記并
自號云道光丙戌八月

見山樓記

余罷令之明年溪邊老屋頽壞稍稍葺治於後垣謀置花石
落成名曰勺園閱今六年矣中間居此園者僅兩年耳客秋
自甬東假歸省吾母於衡闈乃復芟蕪除莠植援補蘿篁筱
益以茂巖石益以古羣卉蔬果之屬益羅生而姹姪墻角垂
柳一枝先人所手植也已婆婆老矣小住匝月將返乎四明
徘徊不忍去因念斯園之成心力寄焉然有盤花旋竹之趣
乏登高送遠之致思於竹間築一小樓以供吟眺甚苦勞費
有志未逮也昔元次山寓居邗陽愛其山水築晤臺而銘之
范順陽歸老東吳屢居久不見山或勸作樓力不能辦形諸
詩篇夫專室憔悴之士不得志於時往往畜憤悶嘯歌行吟

石經閣文集卷三
五
自放于山顛水厓之間風嘯雨沓蓬振木飛獸若感而起舞
鳥若助而悲啼白日晦冥緬懷所思足以滌蕩煩魄發宣慘
悽若夫臨臺榭攀籐磴嘉樹延綠遠山納青時一眺矚伸頸
暢情昔人所謂非愁怨乃所好也羈宦不歸草堂無貲息壤
在彼何日忘之地實無山而樓以見山名者蓋取深明詩意
以寓其悠然之思而已道光壬辰初夏勺園記

望雲圖記

昔孝子行役登山望遠時致其思親之誠魏風陟岵之詩是
已其首章曰陟岵以草木障蔽害于瞻望也次日陟屺無草
木矣而猶未見也故卒曰陟岡所思漸極所陟漸高期於瞻
望之可及矣而必申之以慎旃蓋人子離親久則已有過而
不知懼辱父母令名而又體父母思子之情至於夙夜無寐
此詩人之善言思也狄梁公赴并州掾過太行見白雲孤飛
顧瞻不能去曰吾親在其下左右皆爲感動其亦詩人之意
與余以太夫人有羸老之疾遠宦海嶠不能迎養七十五日
而辭縣令歸又以家窮空胥疏江湖不能常在膝下迺改就
校官冀得近奉版輿甬江去家僅五百里太夫人苦震眩不

習舟車之勞屢請不得遂歲時涉江省視相見歡然別復潛
然有一日不能去諸懷者矣乃命畫人作望雲閣以寄意夫
雲之興也朝離嶺岫飛揚解駭旭日始霽收斂天末吾望之
而知清晨盥漱吾母亦倚門而望也雲之歸也夕氣鱗鱗霞
光相鮮忽焉息影宿于江潭吾望之而知炊煙方動吾母亦
倚閭而望也風雨之負遷寒暑之代易草木時物之榮枯變
幻雲之態萬狀而吾之望靡窮期也羈宦不歸昔人所悲瞻
言懷顧有媿于白華詩人之義多矣爲之圖所以志感也

重修曝書亭記

曝書亭者朱竹垞檢討歸田娛老之所遊息也築於康熙丙
子有南垞菱池芋陂桐階諸景見諸吟咏實未嘗具勝觀也
亭久圯嘉慶丙辰今制府阮雲臺宮保視學吾浙倡謀修復
與中丞王公德方伯謝公啟昆觀察秦公瀛捐奉重建而太
守伊公湯安清復舊址偕邑侯司何兩君督成之明年學使
試畢親至亭落成賦詞刻諸石并緝爲小志太守記其事洵
一時盛舉也迄今又三十餘年矣亭復圯四圍短垣無存荒
榛蔓草過者幾有邱墟之嘆適同年生呂君延慶來莅秀州
余急以請慨然有重修之役屬邑上舍何君博暨余董之何
君爲勸邑之好義者率公錢鳩工庀材於丁亥冬告成又贖

池北屋三楹爲醜舫以鄭簾八分額懸之舫三面俯池風漪
搖盪寒礪亂篠映帶左右梅柳桃竹槐杏之屬列植而旁蔭
墻陰有桑百本留爲灌園資亭中諸景稍稍復之視昔之規
模爲廓矣夫當先生之有是亭也散帙行吟著書送日其得
優遊於間田舊逕者曾不數年白髮遊蹤老而未息所謂小
樓墻角徒托諸江湖夢寐間不旣歎斯亭之宗莫乎然而世
之高門虎戟數傳焉草宅之矣名卉珍木再過焉薪摧之矣
而斯亭獨巋然無恙後之人聞風而起猶將感興替盛衰之
故歷久而不敢廢豈不以昔之觴詠流連固嘗讀書起處栖
魂魄於此千秋之名身後之事胥於一亭焉傳之先生有知
神遊其中當有知己之感也則斯舉也固先生之所心許者

乎呂侯之治吾禾也百廢具舉尤以興名跡發潛德爲都人
士勸知不第誇遊觀之勝爲斯亭慶遭遇也已是不可不以不
書

李富孫曰曲折詳盡得之孟堅感慨情味則永叔得意
處也

還硯堂記

道光十有五年冬鄭子耐生客游沅東從其友徐楚香觀察
得先高州太守藏硯以其銘郵余屬爲之記余久未暇以爲
越明年耐生以疾歸復申是請余未之應又明年徐觀察亦
解綬歸耐生疾益病思無以慰吾友也乃援筆而記之曰往
還者理也得失者數也盛衰聚散者時也夫人之在世其富
貴利祿如飄風浮雲轉瞬間卽非吾有惟祖宗舊德之貽有
傳之數世而勿替者矣有數十世而弗替者矣卽至一名一
物先人手澤之存偶一展玩其居處笑語嗜好顯顯在心目
間油然而不自知旁皇躑躅發於孝思之無窮者卽或更世旣
久轉徙零落偶入他人之手猶且重其名而不敢磨滅必擇

子孫之賢而歸之其視凡物之輕重爲何如耶此耐生之倦
倦於此硯旣失而復得而不敢一日忘也抑吾聞高州晚年
病癢以左手作書畫世尤貴之耐生善承祖風雖亦晚而得
病而其著述行與斯硯同壽夫又理之可信而非人世得失
聚散之偶然也已硯長四寸廣二寸有銘刻其背云小長蘆
後學馮登府記

重葺醜舫落成文醜記

竹垞檢討旣築潛采之堂堂西闢一室爲觴咏之地曰醜舫
鄭簠以佐書顏之先生自爲箴小正常棣飲酒之飫韓詩作
醜其說曰脫屣升堂曰宴能者飲不能已曰醜左思魏都賦
悒悒醜醜是已今堂久圯舫亦無存吾友寄園欲補葺而不
果曾幾何時而寄園墓有宿艸矣道光丙戌余重葺曝書亭
得池北水閣三楹爰以鄭簠額懸之復舊觀志新賞也夫人
當貧窮憂患之旣去優遊田里平生二三故舊歲時伏臘無
離別聚散之感各舒其心志之樂極於歡嘍茗芋而不已當
其時若無足異者及情隨事遷恒念此樂之不再詩言兄弟
燕飲及於朋友旣極籩豆之和樂而不忘死喪之威古人值

悅懌之時未嘗不念嘉會之難得既喜而復悲如羊叔子王
逸少之流蓋有慨乎其言之也況今之去先生百餘年矣文
采風流邈然不可復接余與諸君子得見斯舫之成相聚於
此未知與當日觴咏之盛爲何如而以余羈宦四方睽離之
日多偶焉聚首相從於風雨之夕把酒言歡如今茲者恐亦
事之未易數數期也諸君曰是不可以不記

吳德旋曰纏綿悱惻歐歸勝場

象山重葺夏王廟碑記

象山在夏爲揚州域禹封無餘於堇爲堇子國卽今鄞縣是
也象山本堇之安化鄉以故鄞與象並有禹廟聲教所被東
漸爲近此崇報功德所由歷久不替與廟之建不知昉於何
時宋寶慶四明志已言之則在南宋前可知矣歲有賽社其
詳見倪明經某所纂廟志年久傾墜道光己丑邑人馬孝廉
丙書率公錢重新之模繡丹漆之飾煥如也夫象瀛海之一
隅也風濤之所震盪蛟龍之所出沒陰陽日月之所吐吞山
精水仙之窟宅往往而有西望天柱郊廟玉帛之地百靈之
所朝也東浮溟渤鼉梁虬御平成之跡在焉今者民恬物嬉
魑魅罔兩不逢不若魚鹽蜃蛤之利遍於海隅飲其和而食

其德何莫非王之遺澤長也立像而祀之邑之水旱風雨荒
札必禱焉宜廟貌日新而都人士觀瞻有赫也於其落成之
日爲文以記歲月并荐迎神送神之曲俾春秋歌以侑焉其
詞曰
帝文命兮奠東甌勞五岳兮瘦九州闢蠶叢兮石紐握苻瑞
兮降斗禹隄茫茫兮海山蒼蒼望南鎮兮魂魄之鄉靈之來
兮乘四載丹山赤水兮神無不在靈之去兮宛委封金簡兮
石鑱從白馬兮羽蓋紛開蓬萊兮鳥罟之門傳芭兮考鼓夔
一足兮來舞荐尺璧兮元珪仰山龍兮雲旒衣制兮食備象
之人兮受福厚廟惟新兮答天休頌明德兮羨千秋

遊象山石屋記

出蚶城北三里而近有山焉曰圓峯凌磴而上百十級亂石
犖确榛莽發骹路曲折如香篆山罾有石室上平夷可構屋
十楹穹其中爲洞有若堂者有若釜者有若覆夏屋者有若
複壁鬱岬者有若飛欄駮駮纏連無盡者入之氣烜煖如春
若洞房燠館山泉一溜從竹罅出潺淙鳴不已洞以外大海
環其南鸞帆魚市出沒烟際是日也天風颯然淄淄作雪意
陰寒不可耐乃下至小茅菴置酒而憩焉嗟乎林壑巖穴之
異多屏處幽隱以全其湮鬱不宣之氣斯洞也若置之通都
大邑遊人駢坐必驚爲天闕地藏神區鬼奧之境亦必有蚩
眩槩蓬附麗古人荒唐之跡以詫其奇而山之真反晦矣乃

不系閣文集卷三
僻居海外爲遊蹤所不至山之人習焉厲之目而接之神又
以爲弃置無足異者是可慨已余故爲之記以荐後之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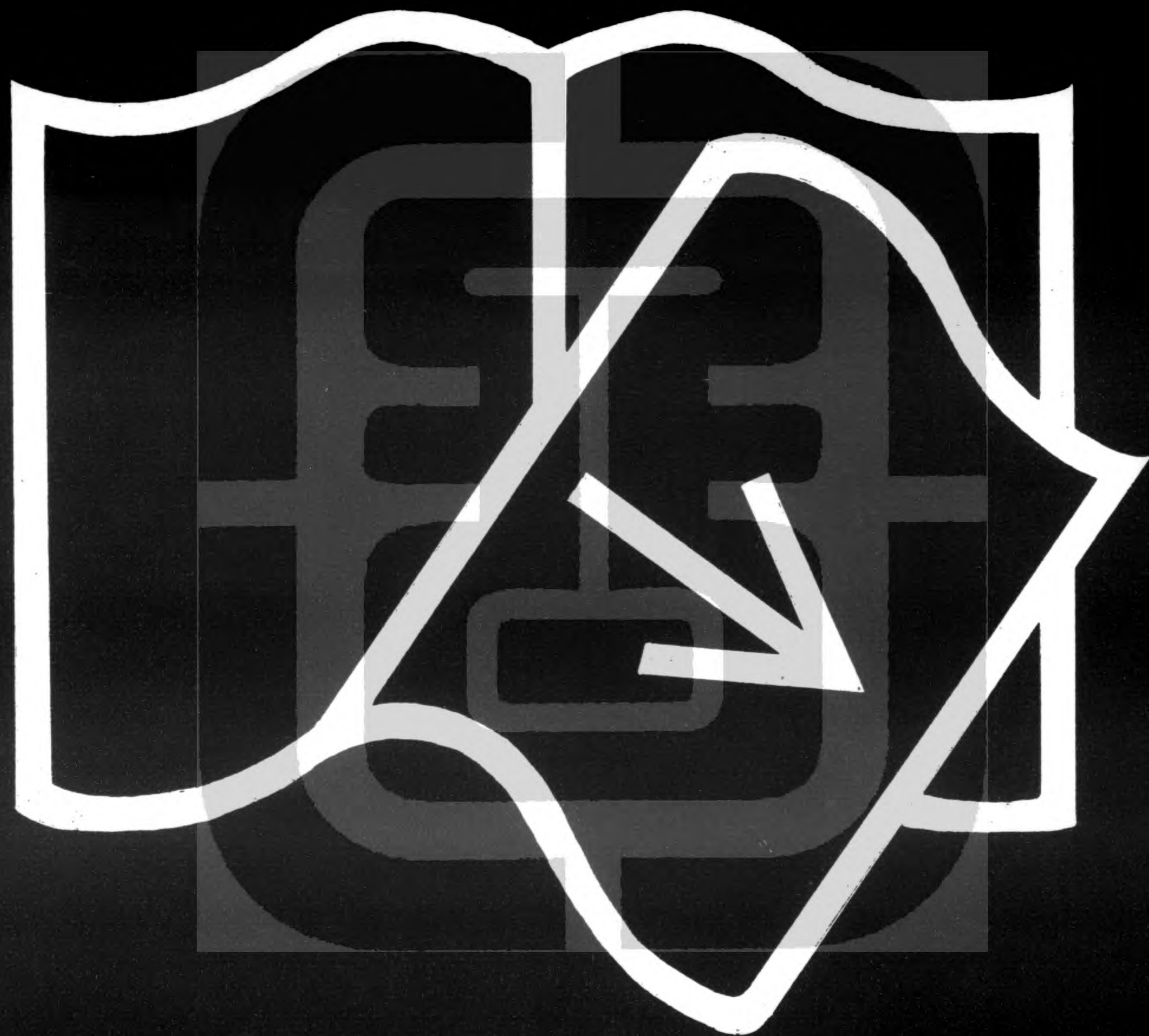
聽竹軒記

四明學舍聽事之西偏有竹一叢不知植自何年余初來此
見其偃蹇鬱怫疎莒獨笑東覆西奄或傾或到寒風蕩之益
不可支行摧爲薪搖落無期柳下子過而噫曰此君憔悴生
意盡矣昔元次山春陵菊圃記謂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
不慎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茲之竹其類是乎乃
鉏園斫陌捶鉤刈芻激流以潤之別鑿以疏之壘石以佐之
弗榛以表之明年春雷始聞頭角嶄生勃然解籜連町羅畛
竹前有軒三楹啟窻望之徑轉若深衆綠在地有客戾至竟
造其所清風旣來于時語語以吾朝夕起居常與竹侶真古
人所謂不可一日無矣夫竹之爲物堅多節不隨凡卉爲榮

粹有志士獨立不懼之概然不得其地與時與人猶復俯仰
摧抑聽人世之屈申竹亦有遇不遇耶故輪困竒特之材寧
終老於空山寂寞之中自放以全其天而不求世用也不然
其免於薪而不爲蔣庭之菊也幾希矣

聽竹軒後記

丁酉之夏余旣芟軒前之竹消夏於此明年四月新竹益茂
施及東南隙地乃盡去其舊柯整而治之其枝旖旎而森鬱
其葉便娟而葳蕤其氣疏越而萋荼其徑窈窕而曲邃當暑
以黃篔簹護之科頭緩帶終日坐對與王子子虛金子茂若
結研經之課于以消長夏來清風忘其身之旣窮而將老也
昔孫綽之言學曰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故有
能得乎其故者而後能繹乎其新者焉能繹乎其新者而後
能進乎其故者焉然非蓄之也久資之也深則故者有時而
落而新者有時而不出也於竹亦然其始生也一二幹培其
本根自一二幹至千萬幹奮雷雨而千雲霄勃然不知機之



P15

不可遏而勢之不可禦者矣余來此幾十年所竹之憔悴支離於其間無人顧而問焉者不知其幾何歲輿丁奴子曰摧折之剪伐之欲析而爲薪也又不知其幾何人昔之偃蹇如彼而茲之條達如此其殆有不能自主者耶吾不知造物者之於人乃任其菀枯榮瘠曾不稍加呵護而不之省記耶是我之信於人反不若信於竹者之可徵于是書以勸學并以質之二子

上阮雲臺尙書書

登府謹啟宮保尙書閣下萬福頃者奉到賜書知舊秋寸畢已徹滇池萬里道途遼遠重蒙兩次手教不三月而已達於甬江之上書盈四紙讀之反復不可言生平所願望而以爲不可得者今竟得之於閣下如捫籥揣燭而見光冥行擿埴而知塗其爲忻喜何如也伏念閣下以文章政治策薰中外者四十餘年武稜文懷久而益隆根道核藝老而彌篤邇者年豐民和邊陲安太生銀之鄉皆知向義禕隋之日恭學靖居通古今之制作以施功業用天下之材智以爲聰明宇內望之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得廁門墻誠爲至幸竊嘗論之文以載道無以萃之懼其散而莫之紀也自十三

經注疏出而漢魏六代唐宋諸家之說行自通志堂經解成而宋元來諸家之說備吾

朝經術昌明碩儒間出此前古所未有也惟人各有書未有會最如通志堂者流傳既久散佚滋懼此學海堂

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所由輯也其采擇之審編纂之富無論矣若夫天文推算之術地輿廣袤之數形聲音韻之原金石文字之異自漢以來蔽晦不傳者千百餘年至今而各有專家發明絕業此又前古所未有也顧剞劂甫成續有所得更俟編刊并蒙采及鄙著石經補攷三家詩疏證補所未及毋乃雜糞紫於薰朱升雉坻于鳳玉乎昔劉孔昭曰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不易齊景千駟司馬子長曰著書幸傳以償

梅里清芬祠記

我里自明萬歷間李霽巖以詩名海內實開樵李詩派之始至我

朝王介人邁人朱竹垞周簞谷李秋錦沈山子諸先生並時踵起稱爲極盛至今二百餘年詩人日出而舉其姓氏已在若存若滅之間是可慨已夫自古豪杰奇偉有志之士當其年少激發視天下事若無足措意豈屑以詩鳴者及其放廢于世俯仰無聊則又感憤悲苦饑寒勞悴之不顧思一舒其侘傺抑塞之胸而一寓于詩迨窮老氣盡往往憔悴寂寞至死而不悔又其甚者天旣窮困于生前復厄之于其後或一再傳而絕或三四傳而絕昔之故家舊宅旣蕩爲荒煙蔓草

石經閣文集卷三
之墟而幽魂沉魄靈氣所栖托徒聽之風雨之飄零樵歌牧
唱之憑弔山鬼木客之躑躅而嘯號後之人無復過而問焉
者而惟此零篇斷句流播人口而蠹蝕于饑鼠乾魚之腹者
又不知其幾何也往與二三同志言論及此輒不禁歔歔久
之道光辛巳秋余以假歸之暇與金香谷處士謀于里東梅
溪禪院佛殿後設一龕奉詩人無後者之粟主祀之顏其祠
曰清芬同人皆賦詩志事而屬余爲文記之夫祭因國之在
其地而無主後者禮也庭堅不祀若敖求食自昔所歎今旣
立祠以供秋菊寒泉之祭復搜其零篇斷句以傳昌黎所謂
不得於身必得於後者亦仁人君子之所深許也我知推一
鄉好善之心遂成天下之風俗百世下享祀勿替未必非人

心維繫之一端云余于是志其歲月并書所奉粟主之姓氏
凡六十六人于右

顧玘徵明諸生

王 翊明布衣

屠明簡明諸生

周 箕明布衣

李麟友明布衣

屠 焯清諸生

繆永謀諸生

王 芬國子監生

沈 進諸生

周 篁處士

周 銘處士

徐貞木處士

李 符布衣

史 遇崇禎舉人江山縣教諭

李生佳貢生新昌縣訓導

涂允陵處士

郭裒采順治舉人江西宜春縣知縣

王 俠永康縣訓導

顧仲清國子監生

徐 寅處士

前辱登府自念幹材薄植無所知聞名不能出委巷力不能振腐葉甫入詞垣旋受民社辭知縣徒勞之寄就廣文獨冷之官亦可謂失職無狀矣奉母之餘幸事著述而荒江寂寞居下處幽乏屯朋益友之助神志昏昧五十無聞遑計垂名後世哉乃辱蒙相知之深獎借之勤使區區孱守之私墨渝紙疲疑而未信一旦得釋然自拔于俗學儼附作者之林失于彼而得于此卒就其生平之所志以不負大君子之知知閣下必能哀其志而終始成就之府雖無似敢不勉爲康成之於張逸趙商浮邱之于申公韓嬰之于薛漢容而誨之是在閣下矣承示續刻掣經室集推策之法多所創獲此垂日月而不刊者也當從梅叔年丈處借讀蒙題重修曝書亭詩

不終閣文集卷三
反詩龕楷帖並已收到拙刻當覓寄粵東交石華吳君收貯
近刻金石綜例及文集附呈伏惟省覽瞻望天南惟願爲國
自重爲道自壽臨稟眷戀不宣

戴 錡國子監生

郭 磨徵處士

浦越喬國子監生

史宣綸國子監生

史翼經諸生

徐懷仁諸生

周 旼國子監生

周 昶處士

沈 翼貢生

徐 焯國子監生

繆啟武山東汶上縣知縣

史克泰諸生

史先震諸生

郭維城處士

郭維垣處士

徐掄元貢生

李岱諸生

周璐諸生

鄭聯國子監生

郭鵬處士

郭鶴諸生

郭鳳處士

附阮協揆原書

睽隔萬里尺素致稀每憶清輝輒縈心轂遙稔雲伯年老先生近祉綏嘉爲慰承寄著作三家詩采集詳備證據明確實爲三百篇之功臣石經各體亦極精詳並爲詁經家不朽之作暴書亭外集雖爲當時所未錄而在今日則零章斷句皆當撫取尤喜墨林儒雅能繼祖業亭舫重修曷勝馳念元前數年在粵東學海堂刻

皇清經解千四百卷未知曾見之否今見大著校正經文之處致爲精審惜未及收入但將來尙有續刻如有便人往粵可將石經三家詩多帶幾本寄與書院監院吳廣文名蘭修字石華去收入彙存之內以待編刻元滇中視事

諸託如常惟老態日增耳近年續刻學經室集成板在揚州其中論易朔望暨等事乃專爲日月交食而造以證虞書之便在朔易東作西成南訛皆造麻之法而非農事指孝經之宗祀卽尙書周召之宗禮宗功似皆發前人所未發夏間當有印成之書可向舍弟亨處近取之也楹帖一副并冊書成奉寄肅此布候文祺不宣

朱翰宣國子監生

朱振祖處士

李宗淮處士

許煥處士

李炎諸生

周秋光諸生

馮時桂處士

金蓉乾隆己丑進士翰林院編修

薛廷文布衣

鍾鼎處士

周槐卿諸生

周鳴盛諸生

金 蓀處士

朱 賢諸生

金稼田國子監生

史大勳諸生

屠雲堯諸生

張昌衢嘉慶丙子舉人

徐 蓮處士

金 綸諸生

姚循陔諸生

吳 巽 以下閩媛

答錢梅溪論石刻論語書

昨讀石刻論語隸古謹嚴合漢唐爲一手自熹平迄我

朝石經凡入得此而九不朽之業當懸諸日月並昭永久矣
其間斟酌字畫不爲版本所沿譌尤見攷古之精如蕢之爲
輿璉之爲槌濫之爲媿羿之爲彗緇之爲纒勃之爲艷晒之
爲攷本之說文者也磨之爲摩襁之爲緇蕙之爲認愬之爲
訴拖之爲地徹之爲撤本之釋文者也牆之爲牆潔之爲絜
拒之爲距耨之爲擾本之漢石經者也願車馬衣裘沒階趨
進予有亂十人無求生以害人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忽焉
在後女得人焉耳乎本之唐石經者也其他若佾作有本是
佾省漢人借以爲隱佚之佚八骨字未知所據何本倣之而

無憾憾作感感卽憾左成二年朝夕釋憾唐石刻作感是也此文感字據何本孟之反作子反斗筲作藉遇諸塗作涂借人乘之作藉和而不同作穌恠恠而不信作空師愈作瘡又作俞億則屢中作婁案塗周禮作涂藉是耕藉字亦借之假古讀爲助屢古祇作婁漢書作意則婁中屢旣从婁億亦當从意空空如也鄭作恠二字通癒愈俞亦通藉筲同字若此之類有原文可述否幸一一指示之更有所獻者說文之學至爲近古其中尙多可從之字如份字云文質備也引文質份份又於彬字下云古文份兼存古今文似宜从份誄曰之誄作諷云禱也誄謚也故檀弓士之有誄曾子問幼不誄長賤不誄貴皆謂累其功德以定謚也今本作誄直是譌文周

徐 範

王 荃

禮注亦引作譎宜從此勃如本作岑即勃字又作艸兩引互異
 艸是岑之重文宜從岑褻裘作結衣結即褻古制四時皆有
 褻衣不第言裘宜從衣狐貉作狐貉云貉善睡獸考工記總
 目釋文貉獸名依字作貉宜從此彘盪舟作湯古蕩字作湯
 人表亦作湯舟焉可從湯亦可從也釋文之可從者如居之
 無倦作卷案古當作券券是券之譌說文券勞也臣鉉云今
 俗作倦倦是俗字宜從券無倦之倦同莞爾作莧邢疏引依
 唐石經作莞從俗作也虞翻注易莧睦夫夫云莧說也讀若
 夫子莧爾而笑之莧則本作莧可知漢石經之可從者如子
 貢作贛說文贛賜也貢獻功也兩文義異古人名字相配端
 木名賜正宜作贛孝乎作于晉以前無作乎者宜從于宮藉

之齋是假字仍從牆爲正何德之衰三句並有也字皇本高麗本同今第一句既從石經則下二句亦宜從此不得從唐而違漢也唐石經之可從者如漆雕作彫說文雕斲也與彫同彫琢文也義本殊皇本及陸氏並作彫作雕誤也未若貧而樂多一道字皇本高麗本同孔注能貧而樂道孔傳古論者也今本脫去道字他如其爲仁之本與漢書延篤傳及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並作人此經上言爲人下言爲人之本義更相貫作人字爲長吾與女弗如也包注吾與女俱不如從來皆有俱字今本脫去予所否者否古只作不無否字子疾病釋文子疾一本作子疾病鄭本無病字包鄭於子罕篇子疾病皆釋病字集解於此節不及蓋本無病字此涉子罕篇

而譌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漢以前皆無流字此涉子張篇而譌也信則民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高麗本同義疏亦不及此句此涉陽貨篇而譌也不知命節釋文引鄭曰魯論無此章朱氏彝尊謂是後人增入衛靈公篇父在觀其志節釋文引鄭古皆無此章以上諸條攷古者必求一是也弟監本沿譌已久雖以

聖人在位立石經詔示天下而不能易坊本之譌盡復於古草野迂闊之士輒欲援古以證今不幾蹈擅改經文之罪乎但存此一說可耳承命敢竭鄙忱惟希酌正鑒察不宣

石經閣文集卷三
三
答錢梅溪論石刻孝經大學書

承示石刻孝經刪去閨門一章此從後起之說非考古之所
敢依附也攷宋本古文孝經尙有此章在君子之事親章後
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
姓徒役也凡二十四字司馬貞以劉炫僞作譏之後人遂因
此刪去按古文出自光伯或不無改易然閨門一章詞嚴義
正足垂人君燕私之戒不當以司馬一言遂爾刪去復古者
宜存其真耳至諫諍作爭監本諍字本與經文八爭字岐出
石臺本唐開成本朱申孝經句解皆作爭也哀戚作感監本
戚字本與下二感字歧出以鬼亨之作享俱與石臺開成本
及釋文合又攷百姓之歡心唐元行冲孝經正義宋邢昺校

本作懽仲尼居釋文引云靜而思道也案古文本作仲尼間
居傳以靜訓間故陸氏云然此可見唐本尙有間字今宜據
以添入昔朱子疑孝經引詩非經之舊刊去大雅曰無念爾
祖以下數處共二百餘字不知漢書匡衡傳衡疏云大雅曰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朱
子未之考而遽疑非經本文未免自誤甚矣讀書考古之難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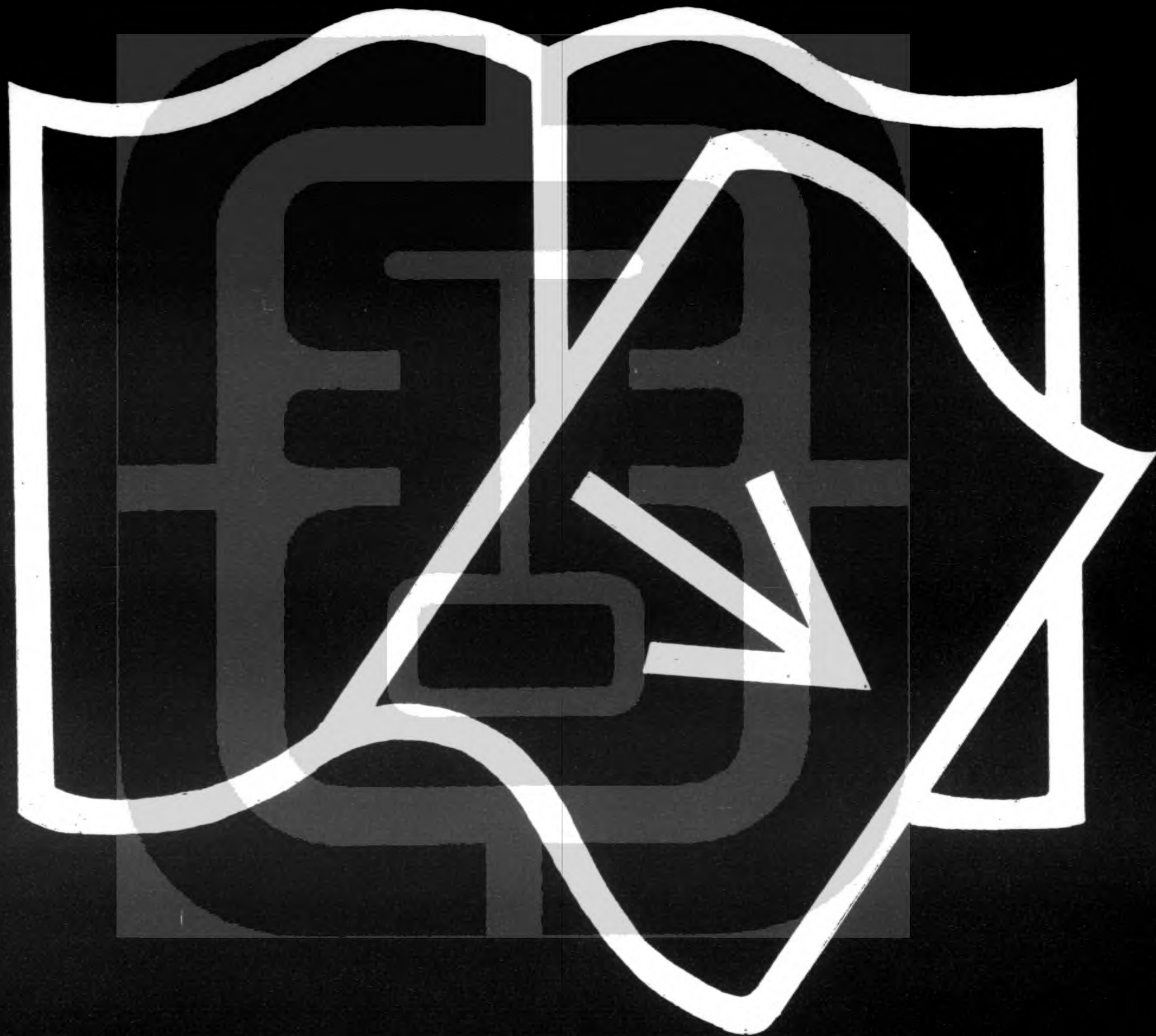
大學爲禮書本無經傳之可分缺畧之待補也自河間獻王
後並無異說迄宋儒出而議更定者夥矣而其原自二程始
然伯淳正叔二本已相牴牾矣今大刻以舊本爲宗卽朱子
所取以更定者各本紛如究無善本卽朱子章句亦不免貽

譏後人不若從注疏本爲古也至緝蠻之緝本作緝从昏者
唐人避民字諱而作當改正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
字唐石經皆作譬按鄭注譬猶喻也知漢時本作譬實能容
之之實公芊引秦誓作是按寔本訓是實訓有二字雖同作
寔爲古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論語作聽訟
吾猶人也今相紊爲一攷此注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此吾
字在上之證宜從陸氏改正亦不刊之盛業也惟鑿納不盡

答史桐軒論孟子疏書

來書以西子入市見者人輸金錢一文謂出孟子疏引史記不知孟子疏實非孫宣公所作與孔傳同僞朱子謂邵武士人所作蔡季通曾識其人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疏尙未出也觀卷首一序全錄音義文而稍增其語全疏皆剽竊陸善經所刪定趙岐章指而爲之然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不能辨其僞並列其日至明國子監刊定十三經承用此本遂相沿至今耳今按不虞之譽章注引尾生事見國策陳不瞻事見韓詩外傳無罪而殺士章注引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見漢書梅福傳疏皆以爲出史記查子長書並無其文莊暴章疏齊王悅南郭先生

吹竽喜鄒忌鼓琴攷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至西子疏不知出何書疏每托史記而悞其欺謾不足徵信如此他若負芻之禍注以負芻爲人名已屬附會疏謂寇賊自負其芻來攻小弁注以爲伯竒之詩說本韓嬰疏以伯竒爲卽宜白天時章注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全用呂氏春秋忠廉篇疏諍引左傳離婁章注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全用淮南子人間訓疏誤引莊子孟仲子注孟子之從昆弟見闕宮詩毛傳疏云未詳琴張注爲子張卽顓孫師據鄭衆賈逵之說見左傳昭公二十年正義疏云未審又如蕘稗則指爲禾中之菘草莊嶽則失證齊國之街名以杞妻爲姜女時代相懸以羊棗爲槲棘物類未晰二女之果爲實不取說文四肢之字通枝未申趙訓此皆淺陋違理之甚者注孟子者尙有鄭康成劉熙綦母邃程曾高誘諸家皆不傳今所存惟趙注而邠卿成書在安邱複壁之中已多疎畧疏不爲援正但糾纏文義之間而已昔邵二雲學士嘗欲更作正義而不果今阮儀徵學海堂經解有焦理堂孟子正義三十卷惜未及見吾人讀書貴具卓識不爲古人所欺此類是也足下希留意焉率復不宣



P26-29

大毛公宜從祀孔庭議

蓋聞六經之顯惟詩最先四詩之傳以毛爲善漢儒傳授尤重專門而弟子不先夫師數典必稱其祖若大毛公亨者毛氏萇之師而作詩傳者也鄭氏康成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詩詁傳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氏德明釋文叙錄引徐整云子夏授詩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或曰魯人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又云子夏傳詩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皆不言其名惟徐堅初學記云

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
毛公萇爲小毛公前漢齊魯韓三家詩並列學官而毛不得
立迨平帝時毛詩始立鄭氏爲之箋馬融王肅謝沈江熙等
並爲之注於是三家廢而毛獨行自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
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後漢書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隋
志毛萇善詩自謂得自子夏孔穎達文王世子疏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皆本漢書
而後人多以詩傳屬之萇幾不知有亨之名矣自宋王氏
應麟於藝文志考發其端我

朝顧氏炎武朱氏夔尊惠氏棟力辨其誣而後大毛公亨小
毛公萇遂顯著於世唐太宗貞觀十一二年特令國子祭酒
孔穎達等以孔安國毛萇鄭康成王弼杜預等所傳之書撰
爲正義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
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入配享孔廟當時已有
萇無亨明嘉靖九年從張璁之議貞觀配享諸儒二十二入
中惟存九人我

朝稽古右文崇尚實學

世宗憲皇帝雍正三年以配享孔廟諸賢皆有羽翼聖經之
功特詔禮臣詳議鄭康成范甯並得復祀而有萇無亨此列
代崇祀之缺典也夫大毛公從秦火既焚之餘衍孔門未墜
之緒著詩詁傳三十卷歐陽氏修曰毛詩序與孟子說詩多
合程子顥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呂氏祖

謙曰左氏所稱多與毛合魏氏了翁曰毛詩簡要平實曹氏粹中曰毛詩多古文諸儒所稱卒無異詞彼小毛公但受其書用承厥學乃詩傳以毛而著尊其師非崇其弟博士先漢而立因其氏并誤其名自傳說之久譌致淵源之莫溯於義誠爲未協於情竊所不安恭逢

聖皇明備之朝儒術昌隆之會彼高堂習禮耐饗者亦及后蒼伏氏傳書配食者並有安國而况詩綜羣經疏賅六藝爲雅材之潭奧實後學之津梁其弟早食報於千秋其師反隱晦於百代是俎豆所宜加而秩宗所當急上者也謹議

貽同志諸子文

余離羣而索居久矣自來甬上閉門擁書日與古人相對胸中時設一不知誰何之人以相欣賞平時相知之素或委贄廊廟或散處江湖見之而無緣聞之而輒喜思之而莫接而一二良友亦各致其聚散離別之感常以書相慰勉於他鄉得九人焉曰臨海洪頤煊筠軒常熟蔣因培伯生宜興吳德旋仲倫嘉定瞿中溶木甫錢唐嚴杰厚民吳江葉枚改吟儀徵阮亨梅叔金匱徐寶善蓮峯烏程周聯奎草庭山陰屠湘之後園瑞安張振夔樸堂於故鄉得六人焉郭麐頌迦郭鳳丹叔錢泰吉深廬李超孫引樹富孫香子遇孫金瀾之數子者年皆長於余而皆折輩行與余交顧皆不遇於時卽遇矣

而又屈於下僚不得大展其施而一肆力於學往往以文字
互相商榷偶然展卷如與古人晤言千載之上悠然而有會
茫然而無涯風雨獨處未嘗不念羈旅之苦今昔欣戚之異
有不知性之何以洽情之何以深者友朋之際蓋非無故哉
曾不數年頻迦筠軒引樹先後去世其遺書乃大顯於後余
既窮不得歸而諸子蹤跡差池亦無由相約渡江訪余於東
海之濱我之悲其可釋耶雖然我與諸子縱不得志於時而
於富貴利祿貧賤憂患之端曾無毫末之動其心老而安閑
無奔走束縛之勞著爲一書及身定之失於彼而得於此天
之相待亦厚矣後之讀其書者掩卷太息亦必有相慕於千
載之下欲見之而無緣聞之而輒喜思之而莫接不獲握手

造膝以爲恨而回念人世富貴利祿極目前之爛漫一旦委
其恒幹如草木之蛻化仍不稍留其跡其相去爲何如耶是
則余與諸子並世而生雖有聚散離別之感祇見其可樂而
未見其可悲而况他日之相見又當何如耶遂書以爲贈諸
子其必有以慰我也

洪頤煊明經官廣州州判有筠軒文鈔讀書叢錄讀碑記廿
三史攷異孔子三朝記注禮經宮室荅問等書

蔣因培官山東齊河縣知縣有烏目山房集

吳德旋明經有初月樓文集

瞿中溶官湖南州倅錢詹事大昕之婿有奕載堂集

嚴杰處士有書福樓集

葉枚茂才有改吟集

阮亨明經有珠湖草堂集瀛舟筆譚儀徵相國之從弟

徐寶善翰林院編修有壺園詩集

周聯奎孝廉官奉化校官有一枝巢集

屠湘之進士官杭州府校官

郭馨明經有靈芬館集

張振夔孝廉官鎮海校官

郭鳳處士磨弟有山礬書屋集

錢泰吉明經官海寧校官

李超孫孝廉官會稽校官有詩氏族考

李富孫明經有七經異文釋暴書亭詞注前後鶴徵錄校經

廩集

李遇孫明經官處州府校官有芝省齋集括州金石志

石經閣文初集目錄

嘉興馮登府 雲伯

卷四

碑 傳

太子太師文靖孫公神道碑

文靖公之薨也福州陳編修壽祺既預銘其墓矣明年十月
孤慧惇以封窆如禮來訃並徵表墓之文竊思金石之例納
壙之誌一而已公位至一品宜立神道碑例得請于朝登府
于公爲門下士平日窺公有獨深者乃臚舉數大事及公心
術學問書之而世系爵秩生卒之已見於墓志者不著系曰
公諱爾準字平叔號萊甫一號戒菴世爲無錫人後分金匱
遂占籍少有大志不欲以文士自居然在翰林時高文典冊
皆出其手嘉慶十九年以京察出守汀州自出守至總督凡
一十八年中惟撫皖一年始終不離閩閩地險而民動素難
治公初至政尙嚴明後官民咸習于其政以心相奉不敢欺

不經文集卷四
謾故小有蠢動旋卽緝定十餘年間神民豐樂風雨時節得於優游自然之化興復名跡追踪古治公之願方慰而年則已老矣公一生心力尤在臺灣道光七年彰化李通之釁上方出期門飲飛遣大臣率閩舊將及燕齊褊裨飛騎南下且許便宜調天下兵公早由大甲赴淡水譴帥二戮亂民六人餘衆悉平所遣大臣弗果來兵行甚速不糜邊餉以是深結主知夫當其命旅振師樓船萬里忠義勇銳之氣足以撼山岳而感魖鱷及事定功成與諸將衆士酌酒勞苦橫櫺賦詩蕭然自得此其志量卓犖有迥非尋常所可窺測者已公性外和樂而內剛毅于義之當爲者無所回顧當許齋李方伯之獄尙書汪某持之急撫部不能掾公爲監司于尙書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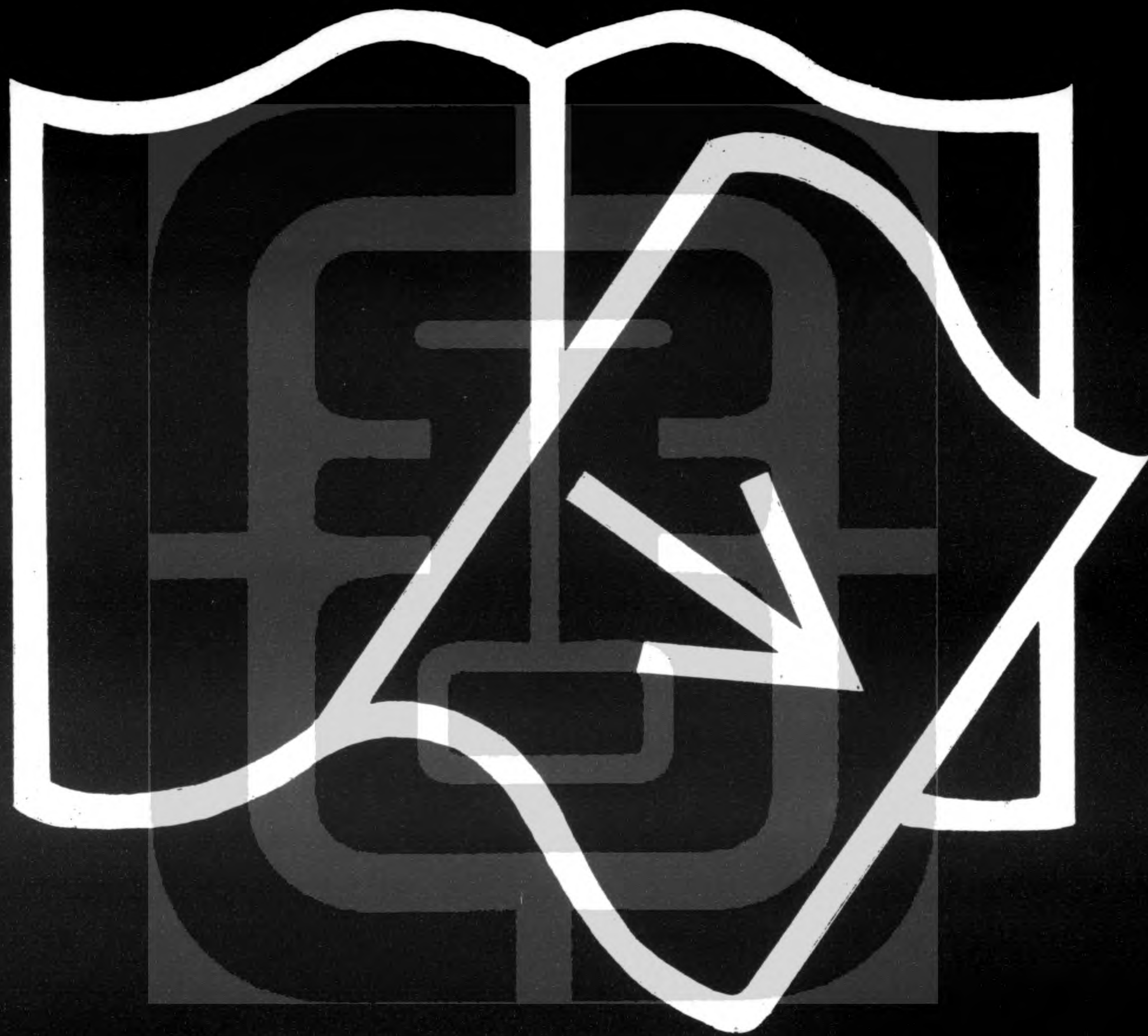
屬員又舉主也旣諫不聽後方伯綉經公經紀以歸其喪者甚至雖觸大府怒勿計生平諸故交未嘗有初終之異六十歲後多爲校刻其詩以傳其風誼類如此室無妾媵亦無他好詩古文詞少學于邵二雲楊蓉裳二先生時有過之而沈博瑰麗于奉敕經進文爲尤工舍勲業而論文章亦未有或之能先也自得疾至薨五閱月脇不至席猶手校泰雲堂集瀕危二子俱遣入都絕筆賦詩惟以君恩爲念一不及其私身無餘財賴同官厚賄以歸其櫬此公之居公體國亮節清風而心術學問卽是可想見矣府於甲申丁亥間侍公久故援兩漢門生故吏之義於私所得者著之碑并薦銘曰
峩峩九龍竺生臯夔韜鈴虎豹談笑熊羆海邦坐鎮愛克厥

威湯湯重洋一螺鎮定公涉忠信百靈趨順雲開陰駭不驚
不振長鯨萬里天討用陳粵人捕粵閩人捕閩戮黃斗乃餘
懾悉平築山伊蘭築城伊鳳禾黍旣登塚賓入貢
帝酬其勲雀翎予寵何以予之錫羨巖疆又何予之福備壽
康予塋予謚予祭來鷗執旗拱井子孫其逢矣築廟崇德取
栢與松矣我銘介石永葉無窮矣

陳石士先生曰叙事能見大處餘事補筆作銘法本昌黎
文氣醇厚置惜抱集中幾莫能辨

兵部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蘇巡撫胡公神道碑
代

公諱克家字占蒙號果亭先世居婺源爲唐散騎常侍公諱
學後十餘世遷樂平後又遷番陽琳礪里曾祖諱文照祖諱
世高繼考諱景安本生考諱祚安乾隆丙子舉人任南昌教
諭妣童夫人三代皆以公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
教諭君生三子公爲叔子繼景安公後乾隆庚子進士由曹
司陟卿貳積仕至巡撫敷歷中外四十年其政績 國史有
傳不勝書茲書其利害關天下之大者而其詳于行狀墓志
者不悉具公之觀察惠潮嘉也惠據山海之險民剽悍而喜
鬪豪疆大姓小有睚眦卽糾衆械鬥仇殺無已時公以爲人



P3

心風俗其患莫大立條教檄郡縣嚴懲以法奸豪始斂跡潮
之南隩爲全洋門戶時閩浙巨盜蔡牽等乘巨艦入洋境肆
掠公分檄各水師合捕自率銳卒駐澄海督勦擊沈賊舟無
算遂遁去以計擒劇盜鄭亞明討平博羅奸民陳爛展及破
永安山寇七十餘寨皆公之謀畧爲多陸豐甲子司故瀕海
盜藪李崇王者嘯聚出沒外結蔡牽內連土盜爲患久官兵
不敢問公遣死士詣其巢說使降崇玉陰許諾而潛爲內應
計欣與所遣來公大陳兵衛令入數其罪押送省會後伏誅
及在皖治擒首馬三振阜陽王三保滑縣亂防堵密無一賊
竄皖境獲党首方庭玉等此皆公之智勇果毅除暴安良之
大者也先是公爲江蘇布政使時總督鐵保公以南河經費
不支議請于地丁內每兩加征八分公以江南財賦素重民
力不堪力爭持不可議得寢公之能持政體類如此公學術
以居敬爲先外嚴厲而內寬和褻躬廉潔所至絕苞苴人莫
敢于以私延攬賢士大夫俱有禮意爲大江南北士望所歸
其典試粵東分校禮闈得人爲盛公餘手校善本書考其同
異得宋淳熙文選及宋刊資治通鑑屬太倉彭兆蓀校定重
刊海內珍之身後宦橐蕭然負河工帑二萬餘兩 特旨豁
免堯于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年六十元配張氏早卒繼配李
氏工筆札有賢聲子二承保附貢生承康候選福建按察司
經歷先卒孫四道光十五年六月始合葬于楊家邊祖山之
陽來請表隧之文不獲辭乃刻銘曰

槃槃胡公入爲卿貳出封疆惠政在民日惟荆豫究徐楊再
偃再起終始一節無辱行愉愉文治矯矯強武咸有方外而
峻厲其中隋遺視如傷沈灾澹患鮫鱷徙窟鼃爲梁厥施未
竟萬民涕淚填三江神之去兮朱衣白馬歸帝鄉神之來兮
黃蕉丹荔湘元堂我銘石兮千秋無或驚幽藏

吳德旄日序次簡括筆力不易到

重建鄞江橋碑

鄞江源出四明山東南奉化西北慈溪二江合流於鄞古所
稱三江口也跨江之橋五而鄞江橋尤當其衝利溥而形險
翔艱而敗易自道光七年邑人請於程侯有重建之議未遑
經始滇南周君來尹斯邑甫下車卽厘厘以宅山洪水鄞橋
三政爲急橋尤先務相時授規閱四月工竣凡石之召潰者
木之摧朽者屋舍之傾侈滲漏者咸僦材選良視昔加緻焉
嗟乎橋之建在宋元豐間元明以來屢有興替今圯二十餘
年矣謀七年而未集一旦安享其成始歎周侯之感孚於民
者捷鄞人之篤於好義用力巨而爲功速也夫除患濟衆謂
之惠數世之利也咸願勒石紀述用告後之人俾勿壞橋巨

三十八丈橫徑三丈橋格覆屋二十八間歲收租息以貯經費著爲令經始于道光十四年正月斷手於四月糜金錢五千貫有奇凡率公錢者書姓氏於碑陰

陳石士先生曰此文似晚唐雜家

江都二詩人傳

朱老匏其名不傳揚之江都人工詩貧而有志節嘗有富家兒重其詩貽千金辭弗獲受置所臥草具下勿之間人亦無知者凡十年老匏死所親啟草具得之乃爲營墓於某所墓久廢有人見題字知爲老匏墓聞於官立碣禁採樵焉其生卒年歲皆不傳蓋乾隆間人詩佚揚之人猶有能道者

李天徵號瘦仙江都詩人也家貧食淡無妻子室家獨居一室不妄與世人交接伊公秉綬守揚州請與相見不樂幸舍時一拜謁而已死墓近官道行夷爲平田道光四年英山金孝廉勇爲改卜於西門外隆慶寺會巖使煥以百金施寺僧立碣屬守墓焉有指鴻閣詩一卷

石經閣文集卷四
四
舊史氏曰世類多獨行之士輕富貴如泥滓視軒冕若敝屣
似矯情立異之所爲而不知中有至樂存也二子者先後不
相識而志趣畧同殆孫太初吳野人之流乎大江以北長淮
之東中有靈棲詩人之宮寥乎廓乎其遊於太虛之空濛乎
山高谷穹與明月長此無窮乎

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胡君傳

君諱鑑字遴叔號蕩灣世爲鄞人曾祖諱宗岳貢生祖諱恒
考諱士柱並諸生以君貴賜贈皆如其官君十一歲而孤嗶
嗶儒雅與人交無戟級善屬文少得羸疾嘉慶戊寅鄉舉後
越一年而成進士入翰林授編修克史館協修奉母若妻妹
儼寓宣武門外貧病恒至乏食足不及貴賤之門十年不徙
亦不得使未嘗有感於中今

天子登極求文學之士以備顧問君應

詔奏對稱

旨道光五年丁母蔡太宜人憂扶櫬歸葬七年服闋還

朝十二年五月奉

命典湖南鄉試與侍御史徐公法績爲副炎風涉湘夙疾驟作入闈疾益病至八月二十一日捐館舍年四十七歲娶李氏無子以弟錡之子後之一女許配慈谿候補郎中馮汝霖之子湖南自撫部以下厚賻其喪以其靈輜歸京師故人謀歸其妻帑其明年弟錡爲買山卜塋於鄞縣光同鄉之原嗚呼君之生也志強而弱於身於仕也遇遲而速其年於卒也名顯而艱其後莫莫者其可恃耶人世其尙可把玩耶昔漢柳愚卿卒同歲趙臺公念素帛之義爲之立碑孟東野亡樊宗師鄭餘慶孟簡輩助財周恤其後韓昌黎爲文以志其墓蓋古人之欲不死其友類如此余於君亡旣不能匍匐挾助不腆之文又不足重然君所素知也故爲叙其畧以附於古

人之誼云

舊史氏曰余以嘉慶二十五年通籍同入詞館者我浙八人而君年最少不數年間潘文輅來學醇二子相繼卒于官及今而重悼君劉夢得所謂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以余之放廢久困於俗笑方冀故人之力振之者而荒江獨處漠然無所向也其亦可悲也夫

吳德旋曰逋峭跌宕情深于文純似子厚柳州以後作

戴孝子傳

孝子名庚辛嘉興縣學生父鳳璋故邑諸生也客死潮州逾年始得耗孝子慟絕誓必歸父骸顧家貧空性迂贛無以生有族姑哀之稍飲助囊十金一倣篋友人爲仿戴良體作零丁帖俛困而告諸路將行孳其子告之曰我死尔收我骨埋于尔祖之櫬旁我志畢矣其能歸爾祖之櫬天也時子年十四涕泣願隨遂附賈以行未中道資斧絕賈弃之一日昏黑父子走亂山中榛莽叢雜狐嗥虎跡交于道信足奔子踏負之趨達旦至一嶺問之梅關也歷時得抵廣州去潮州尙二千餘里父子日流涕狼狽于路出零丁帖通告見者僉曰孝子也以其被儒服館其子助庚辛資至潮求塋所人無知者

泣而問諸卜卜者眇雙目陳著演莢得寤之復其繇曰北山之岡爲蛇爲羊三年成碧七日遇黃越數日行墟莽間見羣羊臥地心異之旁有蕭寺遇牧人問之黃姓也曰狔知邊的是近埔之山芎潮人自稱曰狔指其處曰邊的山芎作茅屋于山也卽其所羈冢藁藁中發之得櫬識姓氏歲月焉朽不能載乃以敗絮裹骨皮之篋盜入寺啟篋持敗絮弃骨零星於道而去寺僧以告乃置骨于罌而藏之顧無以作歸計爲人傭書久之得負骨至廣州挈子崎嶇以歸往返已三年矣歸而葬于祖穴之側數年貧無以存鬱鬱卒里人皆稱爲戴孝子云子名培成後補博士弟子員

舊史氏曰余獲交于孝子誠慤木訥人也見俗人去之惟恐速語斷斷然面發頰與人多齷苴不合乃跬步不出里巷卒能如趙來章求矜之骨歸塋龍興士君子動于一念之誠而險阻艱難不計焉世之遷就回顧者宜終其身無一事之成也其亦有愧于孝子也夫

陳石士先生曰摹子厚酷似繇詞尤古奧似易林

周鄭堂明經傳

君諱中孚字信之烏程人先世皆隱曜不仕考諱某生子三君其長也少與弟聯奎同塾強記倍文數日讀書盈寸九歲能詩稍長喜博覽爲康成之學故易號曰鄭堂嘉慶元年與弟聯奎同受知于學使儀徵阮公補弟子員科試同食餼辛酉劉文恭公舉拔萃科明年朝考不遇癸酉錢大令東垣得君卷竒之力薦已中式矣主司旋以策問該洽無遺多用竹汀詹事說疑其有所屬而改置乙榜蓋大令故詹事猶子也揭曉後乃大悔之嗚呼可謂知而不遇者矣嗣是君益困兩應京兆試又不遇最後佐徐編修士芬廣東學幕修端州西寧二志周游凡三載病歸甫四閱月卒于家年六十四惜哉

君於學無所不通尤邃於考證漢以來說經之書以紀事纂言爲已任方儀徵阮公撫浙之明年立詁經精舍于孤山麓檄浙東西潛研經史之士讀書其中君兄弟俱與焉十餘年間同舍生多躋貴顯而君獨寒辛貧瘁胥疏江湖之上以明經老爲可憾也阮公學海堂

皇清經解錄君所著數篇入叢鈔王司寇湖海詩傳錄其詩餘所著有讀書記金石識小錄孝經集解逸周書補注詞苑叢話鄭堂文錄詩錄題跋札記四庫書存目附錄亭林年譜等書皆未刻子二子未識君其弟聯奎官奉化爲述其臨終所寄書悲悼不已比以見君平日友愛之深其行誼又足尙已

大學生菊菴周君傳

君諱寰字景遠號菊菴先世自元公九世孫篤宇由道州遷浙之長興再遷湖州府渡東鋪遂爲烏程人曾祖諱顯祖諱得熊考諱志鵬皆文學世有隱曜君少孤伯氏早殤與仲氏事母以孝母以苦節聞君天鱗宿慧棄舉子業治形家言嘗游金鼓洞遇羽士講授忽有所悟爲人相宅墓多奇驗一時如董文恭方勤襄姚文僖方來青徐心如兩宮保皆轂交蹄劇延攬惟恐後有某大府耳君名招之幸舍飲食器皿皆金玉下禮甚恭君留數日托疾歸酬以厚幣悉舉金玉具理以贈一無所受衆方嗤其迂未幾大府以賄退人始服君之先見君於形家書無不通嘗言自楊氏筠松主元運之說而蔣

氏大鴻暢明厥旨三傳有盛氏周氏君親聆緒論于吉凶禍福之原目講口訣一闢三合之謬故所得獨深生平遠外榮艷雖日與貴賤遊未嘗以私妄干少羸弱兼習導引養生之術年至大耋朱顏益渥有田十雙在金蓋山水邨茅舍足以自給每月夜乘扁舟往還寒林清溪援琴據石其蕭然之意絕可念也晚年爲嚴小農河帥湖山相度不憚登頓之疲歸示微疴日以要義授其子命布著演之得益之隨愁然曰始我少時筮得觀之四曰利用賓于王後遇王憇園方伯爲出遊之始今隨之六曰王用享于西山我其終于是乎屬疾數日遂卒年八十五歲實道光八年七月十六日也君元妻氏許繼妻氏陸先卒無子以兄之子聯奎後之聯奎嘉慶庚午

科舉人今爲奉化校官有文名而靈城之術尤能世其家學云

舊史氏曰漢藝文志堪輿金匱列于五行而形家之說兼相地相人相物而言以是知一藝之未必于天道盈虛人事消長存亡之故求之觀君自知壽筭及却某大府之餽殆通於三才微愔而近于道者與又聞君嘗乘海舶自閩汎粟採饑昏黑風濤驟作羣盜尾之君不爲動卒無恙則又慷慨赴義非猶夫委心任運之流也嗚呼可以傳矣嘉興馮登府讓

吳德旋曰和厚怡暢堯峯文鈔中得意之作

陽和仲君傳

君諱泰字霽川陽和其晚號嘉興梅里人少習舉子業既厭薄之曰安能日誦死人語也考某夙以衙推世其家君專心力爲之業遂精宗張仲景學能決死生於數月以外每治病人必溯其所由始窮其所自止曰珍當然問之果然旣而無不然遂名一時然性好奕當其與人奕雖豪族貴門屢迫不以顧其遇貧弊朝以來未嘗夕以至喜爲振耳疊目之論人接其貌而聳聽其言以爲異久而皆知其有所寓晚年名益重數百十里外有瘍者爭邀之歸遇窮交乞士及衣御狗馬嬉戲之具必傾其囊而後已以故所得雖豐恒至爨蘇不屬意晏如也嘗蓄一歌童延版師教之凡絃絳裘翠之飾雖干

石經閣文集卷四
金必以致客至令歌之自節腰鼓以爲樂忽一夕亡去亦不
一言及之也人皆謂之仲二駿以君故行二也道光 年
月 日卒年七十 歲子一所著有老醫一得藏于家
舊史氏曰陽和以術鳴而好性理之學嘗曰人之仁猶果之
仁也百果有此仁而枝葉根本由茲而長人有此仁而道德
禮智由此而生故一體廢古人謂之不仁今之具形骸而失
本心者皆麻木風痺而不仁之甚者也嗚呼如君者殆術而
近于道者與

張天錫傳

張氏有才子四人焉伯郁周卽天錫仲昌壽叔昌衢季昌科
四子者交相師友先後爲學官弟子皆一試而雋鄉党翕然
稱道之余皆獲與交爲異姓兄弟少同嬉長同學居同里聞
出同方又得周子鳴盛史子大勳屠子雲堯朱子墨林以讀
書考道相磨礪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意氣激揚期望在
千載上而並賁志以歿爲足悲也昌科年最少贅於禾以力
學死昌衢丙子舉於鄉甫逾月哭其子而死四人者弱其二
昌壽悲感得病瀕死者再乃弃其業習醫疾愈以其術施鄉
人無不愈一日又病而死前後十數年周史諸子相繼卒年
皆不過中壽而又艱於子嗚乎何天斂之速也天錫塊然獨

存閉門奉母語及諸子輒嗚咽不自止以貧故授徒吳淞繼
遊郡城最後遊崑山以母老辭歸教授鄉里體頗重素健舉
止凝凝然語訥訥如不出口接及門教學不倦皆有恩意以
故人多就之性喜治生米鹽凌雜必口籌手畫之教婢僕語
刺刺不休余每過之見其移置紛繁笑之以爲苦天錫亦相
視笑顧樂之不疲也今年余來甬東以書問訊未及荅而君
訃至矣嗟乎死生之變轉瞬間遂已若此回憶二十年中所
謂少同嬉長同學者零落殆盡其一二存者衣食奔走四方
牢愁寡偶歲時不獲相見頑鈍如余時經紀故人之喪以葬
謀恤其孤丁孀婦收緝遺文以傳冀無負後死之責今年未
及艾齒髮頽然將老矣一官海外既無復友朋之樂卽歸故

鄉曩昔知交墓有宿草鷄豚桑社之會舉目皆後生小子有
不勝身世之感今天錫又亡余又將誰與語耶是大可悲已
天錫卒於道光十年八月某日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年五十
七歲曾祖某祖某考某世爲嘉興人妻李氏繼娶沈氏子二
煊煦女二煊以狀來求立家傳固辭不獲因爲撮其大畧并
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及先友記例附書故友姓氏于後
以申余慳云

周鳴盛字聲離號桐北諸生先師潛溪先生子嘽嘽儒雅最
善文事親孝出入必隨侍父喪得休息痢十年不痊年三十
六卒無子

史大勳字采之號竹南諸生居父喪茹素三年母病視甚謹

於凡子職所宜爲者無不爲恪守袁了凡功過格躬行不怠
喜刊善書多善行著有閨門功過格行於世年四十卒無子
屠雲堯字望之號樸西諸生少年攻苦於推步歲差星舍諸
法皆潛心研究工畫年三十二卒無子

朱墨林字寄園竹垞檢討五世孫諸生克承家學輯檢討遺
書爲纂書亭外集八卷年四十八卒子一

昌壽字北海天錫弟少年得痼疾弃諸生工術推術年四十
二卒子一

昌衢字步康號堯民天錫弟嘉慶丙子舉人爲許鄭之學著
有禮記地理攷經義咫聞又工詞有春陰閣詞年三十二卒
子一先卒

昌科字杏園天錫弟諸生有內行篤於人倫天咫之誼視朋
友爲性命年二十三卒無子

香谷子傳

香谷子名蓀金氏棧里布衣少好讀書飲酒不事舉子業熟
精杜少陵集人叩之巨篇累幅倍文無一失性喜善家貧樂
以善勸人嘗願收天下春歸之肺腑無家室妻子之累一室
凌雜若星貨店寒則木棉夏則布疋饑則米麥芋豆病者湯
藥死則棺皆募於人歲月而積之人以急來無不應者每歲
除風雪呼一童子肩白粲朱提行荒村野水濱叩窮乏戶而
投之不問誰何人問之亦不應久之皆知爲香谷子云如是
者數十年梅里多詩人嘗以能詩而無後者爲可念謀于予
立清芬祠春秋奉香火祀之嘗語予曰余佗日得侍諸先生
側爲秋墳之鬼子必以肥蹄美酒餉我則不寂莫矣旣而老

病卒余率里人迎其桑主而供之蓋先生亦無後而能詩者也吁可哀也已

舊史氏曰自香谷子亡而善言不入于耳里中衆善亦無有能繼之者矣香谷子精焦贛術有奇驗嘗曰枕高杖遠我壽當三百年然卒以貧老卒何耶香谷子有屋一椽在補黃村北風雨之夜有聲出敗壁墜瓦間如吟如嘯人以爲香谷子不亡云

毛大鵬傳

毛大鵬世爲鄞人流寓於象山三十年矣工醫活人甚衆間作竹石得吳中夏太常家法道光辛卯邑有修志之舉大鵬數言於童侯求附姓氏於藝術之末侯頗厭之曰古無生而立傳者如若者死而後可大鵬曰侯其給我耶果若是是是難遂去不復來越旬時問之則大鵬一夕死矣實二月七日也吁異矣大鵬素嗜酒未嘗讀書無運踵之業贛直而愛名乃不屑以身殉何耶夫狹廬專室之士於世無所短長名不出閭巷終沒吾世爲馬醫夏畦之鬼而已若大鵬者不獨其志可哀其好名之過亦近於古畸士之所爲是烏可使其無傳耶乃爲傳之云爾

何烈女傳

烈女同里何氏父殿揚業賈早世母夏氏生子二女二子
從事廢著一女早適女朝夕奉事率得母歡心婉嫕明惠鄰
黨咸稱之許字馬上舍鎧子濂濂以幼學得瘵疾卒母不令
女知久而若有所聞每暗室泣或中夜起咄咄有所矢母廉
知以實告卽泣不止誓以死從擯紈綺釵珥之飾簪蒿帚布
如未亡人獨居不一露齒見母則強解頰目窻常有淚痕母
時慰諭之一日形神倉遽急偵之將作投繯計母曰吾老矣
二子恒遠出惟兒是依兒若此奈棄吾何女忽有所悟遂不
復萌初志奉事惟謹逾時有來議婚者女稍稍聞之因謂母
曰兒願終生依母母惑旁人言自是奉事益謹未幾母病日

侍湯藥不稍怠病亟禱於神求以身代母終不起既卒屢求死兄嫂防之密不得間去母歿四十有九日晨扉不闕穴窻入則女已衰經自經矣先是女姊以母喪還伺妹有異坐臥與俱女終不得聞迨七終促姊歸施施有愉色無戚容姊竊喜以爲無他志遂歸嫂方防之懈女乃得死所時道光六年七月十九日也年二十有二去濂死一年馬氏將迎女匱合葬金茂才爾梅爲作志畧丐余傳其事

舊史氏曰禮女旣昏未廟見死歸葬于女氏之鄰以其未成嬾也若未婚而女守節禮尙不許矧許其死乎如女者揆之于禮雖不合而情本於性性合于義義在卽禮在又安得沾沾以禮繩尺寸哉未奉尊鍾以死殉夫可不謂烈乎必俟母

歿而死非孝與曰孝曰烈其始終成之以貞與

吳德旋曰潔

弟婦節孝仲孺人傳

余仲弟松甫之歿也仲孺人年二十四結縵者三年矢以身殉嗑不粒哭不成聲摩牙吮血瀕死者再時婉已及期吾母泣慰之曰生若男尚可撫孤立門戶曷忍須臾死乃始銜哀強起距弟亡十五日果生男吾父郵而命之曰銅孫孺人意稍慰甫十月遽殤孺人仰天呼曰天絕我也不死何俟自是日求死防之密卒不得間親戚多從與以同曾祖弟克景之子夢魘爲嗣孺人不得已撫之如所生甫襁褓昕夕教之識字讀書流涕篤責不稍假孺人夙患咯血後漸重日進一甌粥食未半復喀喀吐地下風雨之夜一燈熒熒嗽不絕氣絲不續樓外鬼車亂鳴窻漸白卽呼兒起哽咽教兒誦兒泣孺

石經閣文集卷四
人亦泣家人問視不令見曰吾攬鏡自怖也如是者二年而
亡嗚呼唏矣初吾父之客山左也歲丙子聞弟耗驟感類風
症及歸屢遇荒歲向者饗殮粗給實賴吾弟籌畫之弟若在
吾父得優遊暮齒以觀其成也乃十年之中先喪吾弟復喪
吾父又喪吾弟婦吾幼子弱女又殤焉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每一念及輒不知涕之何從也孺人之亡實道光六年五月
年三十五歲卽於是冬合厝於聚仙橋之阡十一年以守節
事跡上之大吏得請於

朝建坊旌閭如例乃爲之傳以俟後之編節孝者錄焉

沈氏婦傳

沈氏婦我家婢也幼失其母姓羣呼爲小丫頭余始就外傅
太宜人令之餉雨則攜屐來偕以歸家苦獨力薪水之勞賴
之每夜然一瓦燈紡班枝花三四兩詰旦市之常得贏可供
一炊然不有其藏一錢旣嫁沈十餘年而寡撫二子一女爲
人傭遇荒歲恒不給窮辛轉徙而能守節于人世爲尤難也
婢雖嫁常來吾家及余官四明回思小時忽忽三十年所而
余旣老矣久淹官下不能時視其饑寒以至于死可悲也已
以道光二年二月日卒年歲

陳石士先生曰可與昌黎乳母震川寒花並傳

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陳公傳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江西新城縣人曾祖諱世爵候選州同知祖諱道乾隆戊辰進士候選知縣考諱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皆贈資政大夫祖晉贈光祿大夫陳州公五子公次三九歲失母魯夫人育於庶母姚少有至性喪葬盡哀敬弱冠補弟子員受知于翁閣學方綱嘉慶五年中順天舉人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一轉御史六轉至禮部右侍郎終禮部左侍郎一充順天鄉試考官兩充會試考官典河南江南鄉試視福建浙江學政所至稱得人公少受舅氏魯進士仕驥學爲古文以建寧朱氏仕琇爲宗後從姚郎中萬於鍾山書院數年學大進乾隆嘉慶之間天下競言漢學

聲音訓詁實闡許鄭未發之秘一一高明倡之庸俗趨之其
流弊至于輻輳紛墮而反集矢于程朱姚郎中之言曰學問
有三義理文章考證然必以義理爲主公謂必合義理考證
而後有文章始於漢宋之學無偏倚以舉世之爲古文者獨
少而爲之者目不習經史之要最古今之大全承謬襲訛末
由是正故公之學以扶樹道教爲大其大旨總不外乎治經
於詩不取陳氏稽古編於春秋不取胡氏仿東萊讀書記爲
屬詞會義於禮刪改陳氏集說又取宋元明儒者之言切于
心身日用者爲學範朝夕自省觀晚年得全氏祖望補宋儒
學案屬余訂定成書而卒未果其生平講學宗旨皆見於所
爲文論者謂與李文貞方望溪相近云在浙江奏罷孫覲專

祀以抑邪佞得張楊園陸清獻遺書示人以實踐之本土望
翕然歸之又以今之行保甲者失周官比閭族黨佐行教化
之意而反鄰于商君連坐之法非徒法之未究抑其用意之
左也此足以見公之所存者遠矣公早受 上知不由近臣
保舉 上方向意將大用而天限以年豈非世之不幸耶公
造次儒者謙而不鳴居官貧而不以爲憂接人以誠稱人善
不去口過失則隱之有達官居期之喪公無意往 人問之
曰吾大誤竟忘之其和易類如此宜與吳德旋上元管同宣
城梅曾亮皆嘗受業于姚郎中今之能爲古文者也公待之
以恩禮相與論辨得失切瑳究之以斯道爲已任卽不肖如
登府先後同官閩浙公以同館禮接見登府學爲文就公請

石經閣文集卷四
益公手自評論許爲深得古人門徑所以期望者甚至乃甫
送還朝不數月而有木壞山頽之嘆是則可憾也已公之薨
以道光十五年八月年六十八歲配魯夫人子某孫某葬于
某所吳德旋梅曾亮旣狀公行誼而著之碑矣余以私心所
景慕者揭公之文行書之以上史館以示天下學者云舊史
官馮登府撰

吳德旋曰淵懿醇厚直逼南豐

